



## 经济及社会理事

Distr.  
GENERAL

E/CN.4/Sub.2/1997/9  
30 June 1997

CHINESE

Original: SPANISH/ENGLISH

人权委员会

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

第四十九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4

### 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 享受人权特别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与 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

特别报告员何塞·本戈亚先生

编写的最后报告<sup>1</sup>

## 目 录

|                              | 段 次     | 页 次 |
|------------------------------|---------|-----|
| 导 言.....                     | 1 - 22  | 4   |
| A. 本份报告的目的.....              | 1 -     | 44  |
| B. 本项研究的背景.....              | 5 - 8   | 5   |
| C. 小组委员会的任务.....             | 9 - 12  | 6   |
| D. 收入分配与人权问题前几份报告的简述.....    | 13 - 16 | 7   |
| E. 报告的定义与视角.....             | 17 - 22 | 8   |
| 一、全球化与收入分配.....              | 23 - 44 | 10  |
| A. 周边地区的“全球化”和中心地区的集中.....   | 24 - 25 | 10  |
| B. 经济中心的集中.....              | 26 -    | 27  |
| 12                           |         |     |
| C. 全球化与产地迁离.....             | 28 - 31 | 13  |
| D. 全球化：周围地带的威胁和机会.....       | 32 - 34 | 14  |
| E. 全球化、“灵活化”与国家权力缩小.....     | 35 - 37 | 15  |
| F. 全球化和文化认同.....             | 38 - 41 | 16  |
| G. “自上而下”的全球化与“自下而上”的全球化.... | 42 - 44 | 17  |
| 二、国际和国家两级的收入分配.....          | 45 - 64 | 18  |
| A. 国际一级的收入分配.....            | 46 - 48 | 18  |
| B. 正在缩小的国际合作.....            | 49 - 54 | 19  |
| C. 国家一级的收入分配.....            | 55 - 61 | 21  |
| D. 知识的不公平分配.....             | 62 - 64 | 22  |
| 三、收入分配、被排斥、贫困和歧视.....        | 65 - 77 | 23  |
| A. 还有第三世界吗？.....             | 67 - 68 | 24  |
| B. 收入分配和人口大规模流动.....         | 69 - 70 | 25  |
| C. 收入分配、少数人和土著人.....         | 71 - 73 | 25  |
| D. 收入分配和性别歧视.....            | 74 - 75 | 26  |
| E. 国家在受排斥问题上的作用和责任.....      | 76 - 77 | 27  |

## 目 录(续)

|                                               | <u>段 次</u> | <u>页 次</u> |
|-----------------------------------------------|------------|------------|
| F. 无辜者的沉默：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穷人和被排斥者的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 | 78 - 80    | 27         |
| 四、结论和建议 .....                                 | 81 - 98    | 28         |
| A. 结论和建议 .....                                | 81 - 91    | 28         |
| B. 最后建议：成立一个社会论坛 .....                        | 92 - 98    | 30         |

## 附 件

|                                  |    |
|----------------------------------|----|
| 表 1. 按五种成份划分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国际分配情况 ..... | 33 |
| 表 2. 各国按收入分配格局的排位 .....          | 34 |

## 导 言

### A. 本份报告的目的

1. 在本世纪即将结束之际，财富分配日益不均与贫困是阻碍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主要社会问题。世界经济正处于新的扩张期，人们通常称之为经济“全球化”新浪潮。这一扩张期带来了社会巨变，重整了劳工、产品和服务市场，影响了大众消费模式以及成千上万人的习惯和日常生活，发达社会和欠发达社会均概莫能外。由于追求更多的收益，生产活动日趋转移或“外移”。企业不断裁减<sup>2</sup>，高质量的工作不断流失，由既无足够收入、又不能带来工作满足感的服务部门的工作取而代之。许多人发现，在全球化过程中，无论在国家内部，还是在国与国和区域与区域之间，都出现了新的和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一点，但却无力应对，或无法扭转这些日益明显的趋势。一方面，可供市场支配的产品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人们对这些产品的使用却越来越不满，这是本世纪末面临的一大矛盾。

2. 从人权角度审查经济、收入分配和贫困是否适当？人权系统能否涉足经济领域的问题？这两个领域是否迥然不同？这是三年来本特别报告员研究国际和国家范围内人权与收入分配关系期间人们辩论的核心。

3. 过去几年中，经济学家、社会名流和政界人士越来越想了解经济措施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的作用和影响，尤其是对文化、个人及其价值的作用和影响。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一个社会中或不同社会之间财富和贫困的分配方式深刻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社会关系和共同生活。收入分配首先影响着经济和经济增长，同时也产生更为深刻的道德、社会和伦理影响。许多社会因收入分配失衡而摇摇欲坠。内部纷争层出不穷，播下了暴力、仇恨和不平的种子。<sup>3</sup> 全球财富增长了，但社会生活却恶化了。人们发现，生活条件不但没有改善，相反却越来越糟。

4. 人权是国际社会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接受的一系列价值观念，可以据此合理确定经济政策措施和经济运作在伦理上可接受或不可接受的限度。人权系统有法律义务观察经济系统，并指出经济系统在满足个人需求以及在个人享受基本的公民、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权利方面或大或小的影响。

## B. 本项研究的背景

5. 人们享有公正和体面经济条件的权利始于《世界人权宣言》，后被载入所有国际法文书。尤其是，各国在国际和区域级别通过的国际文书和文件明确规定了这些权利。可见，人们已渐渐达成共识，认为收入分配失衡及其造成的困苦是对个人人权的长期侵犯。

6. 《世界人权宣言》第 23 条规定了工作权、享受公正和合适的工作条件权、同工同酬权和享受公正和合适的报酬权等。还应指出的是，国际劳工组织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通过了《男女同工同酬公约》(第 100 号)。与《世界人权宣言》一样，《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也载有几项关于人民和个人经济发展的几项规定。第 6 条涉及工作权，第 7 条涉及享受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权，第 8 条涉及组织和参加工会权，第 9 条涉及享受社会保障权，第 11 条特别涉及获得相当生活水准权，所有这些权利都与收入分配直接相关。最后，《发展权利宣言》第 8 条第 1 款规定，各国应在国家一级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实现发展权利，并确保除其他事项外所有人在获得基本资源、教育、保健服务、粮食、住房、就业、收入公平分配等方面机会均等。

7. 不能光在国家一级审查与经济和社会权利(尤其是公平分配收入权利)有关的活动。在这方面，应参照《世界人权宣言》第 28 条，该条设想人们有权要求建立能够充分实现所有人人权的国际秩序。《发展权利宣言》第 3 条也规定，各国对创造有利于实现发展权利的国际条件负有主要责任，而且各国在确保发展和消除发展的障碍方面相互合作。另外，第 4 条规定，各国在义务单独地和集体地采取措施，制定国际发展政策，以期促成充分实现发展权利。

8. 本份最后报告根据已获国际社会完全赞同的这些普遍适用的法律原则，分析了经济资料。国际文献所确定的这些原则为分析收入分配与人权奠定了理论基础。

### C. 小组委员会的任务

9. 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对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深感震惊，为此通过了第 1993/40 号决议，授权阿斯比约恩·艾德先生就享受人权特别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编写一份预备文件。人权委员会在第 1994/20 号决议中核准了小组委员会的决议。艾德先生根据此项要求，于 1994 年向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提交了文件(E/CN.4/Sub.2/1994/21)。

10. 艾德先生在报告一开始就作了澄清，称“收入分配”这一术语词义中性，用于衡量某一社会收入分配的方式。艾德先生注意到，目前收入分配严重失衡，不仅妨碍了成千上万人享受经济和社会权利，而且，极端的的不平等无疑影响了社会和谐。他称报告的重点是，考察不同的国际和国内收入分配结构对人权的影响。艾德先生在报告的最后部分指出：

“本预备性文件所引证的各份研究报告和报告普遍承认并再三表明，应实现的是更大程度的机会平等，而并非必须是结果的平等。机会平等意味着从生命的始端，即为所有人提供驾驭其前程的平等机会和各种安排，以便消除意外不幸，如严重疾病，丧失能力，结构性失业等不利后果……(第 91 段)。”

11. 艾德先生在该文中还回顾了某些国际文书、关于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报告、发展权问题工作组的工作、联合国的有关报告、国际金融机构的活动以及当时的背景等。

12. 考虑到艾德先生的工作，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在第 1994/40 号决议中决定，任命何塞·本戈亚先生担任关于国家和国际范围内享受人权特别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与收入分配关系问题特别报告员。随后，人权委员会在第 1995/105 号决定中核准了此项决定。小组委员会和委员会请特别报告员尤其注意关于极端贫困、教育权以及与发展权相关的问题的前几份报告。人权委员会在第 1995/105 号决定中还同意请特别报告员向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七届会议提交一份初步报告，向人权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提交一份进度报告，并向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提交最后报告。本报告正是根据委员会第 1995/105 号决定提交的。

#### D. 收入分配与人权问题前几份报告的简述

13. 特别报告员在提交小组委员会的初步报告(E/CN.4/Sub.2/1995/14)中强调指出，国际和国内的收入分配是衡量社会融合程度的主要指标，也是衡量人们在社会中得以生存的最低限度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否已实现的主要指标。首份报告是于 1995 年 8 月提交的。该份报告的目的是，分析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收入分配和机会均等之间的关系。报告称，在日益全球化和联系日益密切的世界中有必要重审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报告称，不同社会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这将使人们已接受的和可接受的“标准”以及人们对人权尤其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实现水平的认识越来越趋于一致。首份报告还确定了以后的工作方针：(a) 分析各种形式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歧视；(b) 分析穷国与富国在收入分配方面差距的根源；(c) 制定适当指数，以便更详细地分析国内收入分配情况；(d) 设法确定如何最有效地加强有关活动，以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此外，小组委员会请特别报告员特别重视与极端贫困、发展权和教育权有关的各项问题。特别报告员愉快地答应了这一请求。

14. 特别报告员向 1996 年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提交了一份进度报告(E/CN.4/Sub.2/1996/14)。该份报告分为五个部分。导言称，收入分配是一适当指标，能说明一社会内的平等或缺乏平等的程度，并能说明在某一阶层或地理区域是否存在各种机会。这一指标是监测人权实现状况的一个工具。报告第一部分分析了国际收入分配、国际合作以及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等问题。第二部分阐述了国内收入分配问题，并进行了一些比较分析。第三部分审查了教育、歧视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该份进展报告是在 1996 年 8 月提交的。此份报告力图运用收入分配概念，通过陈列数据和制定一项指标，更充分和更细致地理解这一现象。报告的主要目的是，确定不同类型的国家中和不同类型的发展条件下收入分配的不同类型，并从理论和统计角度将收入分配问题与贫困问题联系起来。第二份报告为第三份报告的分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5. 第二份报告的结论部分进一步阐述了“平等机会”这一概念。人们可从这一概念出发，切实理解歧视现象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特别报告员在此方面指出：

“……如果没有平等机会，就会导致明显地歧视和侵犯个人的权利。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是不平等机会的一种表现形式”(第 34 段)。

“……平等机会政策应当提供充分和额外的措施，确保遭受歧视的群体或阶层……享有与人口中其他人员类似的条件。这一责任是国家的责任，各项国际文书已作了充分规定”(第 36 段)。

“……在国际合作领域中，需要更明确地适用‘平等机会’的概念。在许多情况下，国际合作在本质上是家长式的，其目的是解决大大小小的眼前问题，但不去处理根本的原因。……”(第 38 段)。

16. 本份报告为第三份报告。其目的是，将二十世纪末发生的经济和社会全球化过程与随之产生的财富分配不均和贫困剧增联系起来考虑。报告的最终目的是，阐明全球化过程对人权的挑战，尤其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领域的挑战。

#### E. 报告的定义与视角

17. 可用许多方法和方式理解社会财富的分配。土地(例如农用地)所有权的分配形式曾经是漫长岁月中检验某一社会公平与否的一项主要标准。应主要根据所有权的分配方式以及个人服务制度的使用方式，分析农业社会或传统社会中的收入分配情况。<sup>4</sup> 在当代社会中，尤其是在上世纪末，人们认为“生产工具的所有权”是主要现象，波及社会生活和文化的一切方面。而今天，许多人则认为，文化产品、知识和信息的分配方式以及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络才是最重要的因素。显然，这些讨论无疑超出了收入分配与人权问题研究报告的实际范围。为便于实际理解这一概念，特别报告员采用了一项远更为中性的定义。国际收入分配指某一区域的国家之间或某些国家之间总产值(产品生产、服务和贸易总值)的分配方式。某一社会国内收入分配指社会上各家庭分配国民经济年总产值的方式。在这一工作定义中，累积的资本、财产和知识，只有在系分析单位——家庭的实际收入的情况下，才列入考虑。

18. 要想了解国际收入分配情况，只需将一国的年总产值与有关区域的总产值或有关一些国家的总产值进行比较。在国家一级，国内总产值的分配方式取决于家庭收入。普查工作往往用此方法衡量收入分配情况。但这一工作方法显然有许多局

限，例如未记入不在“国家核算”或“家庭核算”之列的大量生产、贸易和服务活动。半合法、地下或非法和违法盈利活动仍不属这些会计制度管辖，有时这些活动占国家和个人相当一部分收入。有些人称，最低的家庭收入计算起来较为简单，如果家庭收入水平较高，由于收入的复杂性和逃税做法，计算起来则较为困难。所以，许多方法论者称，考虑到所有收入分配数字都有所贬值这一因素，这类数字应更为集中。<sup>5</sup>

19. 如果用此方法对待分配概念，就可以理解社会中收入集中的程度。人口是最常用的指数。特别报告员为此将人口分为五等份(即各占 20%的人口)，并对其进行各种比较。最常见的是将最富的五分之一人口与最穷的五分之一人口加以比较。由于这一比较较为中性和客观，多数专家将其视为“很好的公平指数”。这一指数目前用得最广。<sup>6</sup> 这一指数为中性，不含价值判断，只是用于作比较分析的“相对指数”。这一指数最适于比较同一国家不同年代的情况。所以，我们无法说什么是“理想的收入分配”，因为这取决于社会的类型、社会历史发展的性质以及一系列极为复杂的因素。

20. 虽然无法确定“理想的”收入分配，但如果财富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造成毁灭性社会效果，严重危及有关社会的“社会融合”，或在国际上危及某一区域的平衡，那么，还是可以站出来讲话的。<sup>7</sup> 如果在一个社会中或在国际范围内，不平等程度持续增长，某一社会群体或阶层聚敛了大部分财富，“收入不平等就会达到无法容忍的地步”<sup>8</sup>。人们普遍认为，从人权角度来看，这将侵犯人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造成永久性歧视，侵犯个人的基本权利。

21. 所以说，整个人权文书是最佳标准，可据此确定某一经济状况是否长期和连续不断地侵犯了个人权利及其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都可以一方面观察经济行为，另一方面从人权角度评估经济行为。在某一经济中，尽管“收入不平等达到无法容忍的地步”，尽管歧视、社会排斥和贫困现象极为严重，但象增长、通货膨胀、国民经济核算、出口等宏观经济指数可能却很好。所以，要想确定国家和国际范围内经济和社会领域最低限度的可接受或不可接受的标准，人权文书所规定的个人权利是唯一适用的普遍标准。

22. 某一社会的收入分配与现有的贫困程度直接相关。第二份报告详细分析了这一问题。有些社会中，人们普遍贫困，所以，从收入分配指标上来看，收入集中

程度很低。在农业社会中，光从收入指数来看，看不出农业所有权的集中程度，也看不出与通过货币收入制度分配财富并无直接关系的一些领域中的不平等程度。<sup>9</sup>而在工业化和新兴工业化社会中，收入的集中一定会导致低收入群体的相对贫困。从统计数字来看，如收入集中和不均程度剧增，贫困程度也会立即剧增。许多发达国家在过去 10 年中，由于采取调整措施和削减社会福利方案，正发生了这样的情况。<sup>10</sup> 由于收入越来越集中在富人手中，社会底层越来越孤苦无依。这些穷人往往也就是那些由于性别(女性家长)、年龄(老人和儿童)、民族(移民、土著和少数民族)、种族或象教育等其他因素而在社会中最受歧视的群体。本报告将贫穷和困顿视为相关现象，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现象是国际和国内收入分配失衡造成的。

## 一、全球化与收入分配

23. 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讨论应在过去十年里世界上发生的全球化进程的背景下进行。这既是一种理论上的挑战，也是一种政治上的挑战，因为这些权利是在完全不同的经济情况下制订的，但首先是在全新的政治情况下制订的：战后时期、冷战、存在着社会主义集团和以强大的民主国家为基础的具有竞争力的资本主义。当今全世界的社会经济趋势完全不同，需要重新思考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除了假定这些权利在司法上的正当和可以适用外，我们因此也表明必须将这些权利重新定位于当前的变革进程。

### A. 周边地区的“全球化”和中心地区的集中

24. 人们通常都说，当今世界的主要进程是“全球化”。由于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开放以及交往的增加，近年来世界贸易的增长惊人。然而，“全球化”概念根据各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同，其意义也不同。对一些处于世界资本主义边缘的国家来说是开放和学习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模式；而对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中心的另一些国家来说则是重新确认和输出它们自己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价值观念。同一个词，用于不同场合，就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因此，我们认为必须详细阐明全球化概念。社会学家 Anthony Giddens 写道：

“现在几乎到处都出现全球化这个词，但是至今为止尚未很好地形成概念。在这里，我的理解是，全球化并不简单地指世界经济竞争的加剧。全球化含有一系列在除了经济舞台外若干舞台上运作的进程。如果有人想在技术上确定近年来全球化的加剧，则应将其定于全球卫星通讯系统最初建立的那个点上。从这一点起，地球的任何部分向其他任何部分开始能够进行即时通讯。即时通讯的出现，既改变了局部经验的本质，也有助于建立新的制度。例如，二十四小时资金市场，是对世界上几乎所有人都有影响的一种现象，只是因了卫星通讯的即时性才得以建立。

“全球化并不只是一个‘在那里’的现象。它不仅指大规模的世界系统的出现，而且还指日常生活结构的变化。它是一个‘在这里’的现象，甚至影响到个人身份的亲密性。人们对纳尔逊·曼德拉的容貌比自己的隔壁邻居还要熟悉，要在这种世界上生活，就是要从以往的社会行为背景转移到相当不同的社会行为背景”。<sup>11</sup>

25. 因此，全球化是一种文化现象，正在使不同的民族和地方社区更趋接近，它也正在人口之间确立新的标准或期望。从各方面对局部地区的不平等作比较、分析和观察，至少是在电视屏幕上这样做，互联网终端也越来越多地在这样做。当然，这种对事件认识的即时性、风俗习惯的大规模传播以及消费的单一发展，并不能防止极其残忍的违反个人人权情况。在公众沉默不言，目瞪口呆的时候，我们近年来“目睹”了出于族裔和种族动机对生命权最严重的侵犯，成千上万的儿童和各龄男女悲惨地饿死，简言之，这种暴行在过去交际较少的世界上只能通过书籍和远处发来的报告才在多年后为人所知，有时公众就根本不知道。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责任、国家与政府之间的共同责任标准肯定要随着这些全球进行的变化而变化。当暴力和剥夺人权的情况达到某种程度，国际社会就要被迫采取行动。国际行动的标准以及国际力量(政府或非政府)干预国内局势的标准一天比一天变得快，今后几年里可能变得更快。<sup>12</sup> 全球化对于人权的影响是深刻的，国际社会也许尚未充分予以重视。公众对国际人权制度和联合国保护、安全、对冲突的反应的制度的许多批评，是因为他们在日益全球化世界中对这些机构的希望高，而这些机构对新情况作出反应的实际能力较低。

## B. 经济中心的集中

26. 全球化在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中心产生两方面的集中进程。一方面，世界财富增加，朝这些中心集中；另一方面，内部不平等增加，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最近 4、5 年人们对“发达”中心的一些国家收入分配不良的危险日益担心，这种担心已经成为辩论和公开讨论的核心议题。各学派的经济学家以及政治社会思想家正在提醒人们注意这种危险的趋势。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Lester C. Thurow 说，“凡是经历过军事失败或革命的国家，也许均从未象美国最近 20 年来那样不平等如此普遍加重的。美国人过去从未见到过在人均总产值增加的同时他们的实际工资却下降的情况”。<sup>13</sup> 哈佛大学教授 John K. Galbraith 写道：

“不可避免的事实是：现代市场经济给予财富和分配收入的方式非常不平等，对社会不利，并且损害职能。美国是当今主要工业化国家中的一个极端例子，它的绝对可靠的消息来源联邦储备局说，1989 年美国家庭中最上层的 1% 拥有全国近 40% 的财富；最上层的 20% 拥有 80% 以上的财富。收入最低的 20% 的美国人拥有 5.7% 的财富。到 1992 年，最上层的 5% 据估计拥有 18% 的财富，近年来这一比例有大幅度增加，而最贫困等级的人的比例一直在下降。良好的社会是不能接受这些情况的。它也不能在理智上接受对这种不平等情况辩解的理由，更确切地说不能接受这样一种新问题。”<sup>14</sup>

联合王国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的国家普遍对这个问题表示关注。

“如我们所知，收入不平等的情况没有持续缓解。在美国，从 1968 年至 1992 年，Gini 家庭收入不平等系数增加了 3.5 个百分点……。虽然增加显著，但如果你想看一看大幅度的增加，那么就要看联合王国。从 1977 年至 1991 年，联合王国的 Gini 系数上涨了 10 个百分点。”<sup>15</sup>

27. 对许多发达国家来说，全球化进程使它们得以进入经济扩张的新周期和在全世界传播它们的价值观念和习惯的新周期。计划经济制度的国家和受保护的经济的国家的边界开放，意味着跨国公司和与发展中国家有联系的公司活动余地大大增加。在经济增长、可获得的产品和货物等层次上的增加，没有造成更普遍的财富分布，相反却造成了经济的更大集中，不管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与新的全球化活动

有联系的国家的上层人口都是这样。这种两方面的集中进程是当前全球化进程的一个特点。

### C. 全球化与产地迁离

28. 对国际和地方许多变化的认识，正在逐渐形成共同的判断。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

“全世界各国相互争夺，拼命要弄清谁能够向国际公司提供最廉价的劳动力以及最低的社会和环境成本。它们的工作被转移到工资较低，营业税较低污染更自由的地方。它们的职员用“国际竞争”的论点来大幅度削减工资、费用、纳税和环境保护，由临时、不稳定和低质量的职位来取代高质量的职位。它们的政府在为削减教育、卫生和其他服务的预算辩解，说是减少企业税收的必要内容，是保护职位的唯一途径。”<sup>16</sup>

29. 许多国家正在对关闭工厂进行辩论。欧洲汽车业的情况就是这样。一些实业家说，“竞争毁灭了我们”。经济学家说，汽车没有市场。工人说，工厂搬迁到了第三世界。实业家说情况不是这样。美国中西部制造 RCA Victor 电视机和其他家用电器的汤姆逊厂说，它将从 1998 年起将各厂关闭，在墨西哥的 Ciudad Juárez 建立装配厂，因为它们竞争不过墨西哥的工资水平。美国中部汤姆逊厂的工人所获的工资和社会福利可能是属于美国和世界上最高的。这是一支技术熟练、长期、较久的劳动力(平均在工厂 18 年)，几乎全是“南美白种”男人，提一下种族和性别的详细情况并非多余，因为工资的降低一般与劳动力的种族组成和性别变化正好相关。<sup>17</sup> 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各报都在进行讨论。

30. 环境费用方面也在发生非常类似的情况。有些欧洲国家、美国、加拿大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主要由于“绿色”运动的行动和新的重视“保护”，甚至将保护置于“生产”之上的环境文化，在最近 30 年里建立了严格的环境规章。例如，其中有许多国家的森林受到严格管制，企业的环境费用非常高，因为它们必须用新树苗替换砍掉的树木，不得砍掉某些种类等等。近年来一直在不断地将这些活动迁移到环境控制不多的国家，在环境方面对周围的国家造成了剧烈影响。在亚马逊丛林、东亚和世界其他许多地区的大规模砍伐就是由于上述做法而产生。<sup>18</sup>

31. 全球化在发达国家引起了许多阶层，特别是其中的工人阶级的恐惧。新自由主义无限制地扩张，将引起新的控制浪潮。到处都可以听到人们喋喋不休地说：“必须要为公司实行控制”。经济领域的民族国家显然已消亡，对资本的控制已明显不存在，资本的国际流通毫无控制，这一切正在开始产生许多反响，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这种反应日益频繁。工会示威的全球化无疑是战后民主社会运动中所闻所未闻的新进程。产业工人为捍卫就业水平和生活标准在全欧洲的动员，是经济和就业全球化的一种全球化反应。这是对就业标准、工资、工人权利以及最终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标准化日益全球化的第一个反应。

#### D. 全球化：周围地带的威胁和机会

32. 全球化给处于资本主义中心边缘的国家带来了新的威胁，也带来了新的机会。威胁是陷入被排除在外的境况；机会是建立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的新办法。特别是那些处于发展中级阶段的国家，它们看到了融入世界生产网络和世界贸易的可能性。<sup>19</sup> 分析家们说，世界各种周边地区国家一体化的这种可能性取决于各种各样的因素，主要是：(a) 它们以前的发展水平；(b) 它们是否拥有现代工业活动方面“受过教育”和训练有素的工人；(c) 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将稳定、秩序和长期投资前景稳定在可接受的水平上的政治能力。<sup>20</sup> 它将取决于这些国家融入全球经济是否变成融入有利或“公正的全球化”或者某种“不公正的全球化”的那些因素。<sup>21</sup> 如果融入公正全球化的进程，就能够采用工业、生产和资金迁址的必要进程以及周边国家有优势的多极贸易制度。这种趋势正在为几乎所有大陆所认识，虽然尚不能确定，因为有些国家以公正的论据吸引了多国资本，还有许多国家，有时是大多数国家用不公正的论据吸引多国资本：廉价劳动力、劳动市场没有管制和缺乏环境条例。

33. 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在它们如何在今后二十年里将自己摆到世界资本主义的位置中去方面，决定较明确。遗憾的是，现在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主导趋势，即国际资本试图将自己摆到工资低、社会安全条件差、企业额外营业费低的地方，而环境保护水平是决定性因素。还应该指出，金融资本也将投入到在投机方面较灵活的国家或地方。因此，用赤裸裸但非常现实的话来说，在日益发展的全球化进程中，挤入世界似乎有两种途径：提供最好的市场条件或规定需求。在第一种情况下，公司可能会提供非常吸引人的支持，因为他们看到较好的营利条件；在第二次情况下，

谈判则会艰巨得多，不一定能满足公司，特别是它们在这种国际决定中常常占主导地位的具有侵略性的强有力官僚体系的要求。<sup>22</sup>

34. 对全球化进程的国际规章非常有限，归结到一点是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建立国际贸易规则，主要是国际货币基金会的规则方面的决定和谈判，货币基金规定了资金管制、财政平衡的最低水平以及对国家干预国际化市场的限度。关键的是要制订环境和劳工问题方面日益迅速的管制机制，这种机制应有助于刺激并促进公正的全球化循环的发展，而不是助长导致更加不平等的恶性或不公正的循环。里约热内卢大地首脑会议以及哥本哈根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是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两个事件，虽然对许多观察家来说尚未能看清其实际效果。

#### E. 全球化、“灵活化”与国家权力缩小

35. 世界经济扩大的新时期或者“世纪末全球化”有两个阶段：80年代的“结构调整”时期，周边经济在这时期作好准备，向全球贸易开放；第二个阶段，从90年代初开始，全球化本身扩大，最近周边国家全球化的进程，其主要后果是，政府控制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能力削弱。“结构调整”进程的目标是为全球化阶段铺平道路。产生的结果是向世界市场开放经济、资金系统国际化、关税壁垒减少、国有企业私营化以及国家官僚机构缩小，在少数情况下恶化。

36. 在许多情况下，全球化还意味着对劳动市场取消管制或者“灵活化”。此刻常用的这个词往往指的是废除防止解雇工人、削减工资、改变养老金和社会保障制度、雇用临时工、分包、将企业的关键任务交给外部去做的劳动法。<sup>23</sup>这样做，视企业类型和职业的技术要求不同而在工资方面也有非常明显的区别。国家对工人的工作条件、工资和社会保障的干预减少，在许多情况下，周边国家的政府极力将自己的国民经济、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置于国际市场的势力和需求之下。<sup>24</sup>

37. 政府在对财富确定累进税中履行的调节职能由于上十年的调整进程而被削弱。几乎所有国家减少了税收，特别是在周边国家，在它们领土上设立国际公司的条件和要求被降低。<sup>25</sup> 国家在调节劳资关系中履行的积极职能在许多国家也被削弱或简单地改变。将工人释放到发展中的无管制劳工市场，在就业机构受到任意处理等情况并非少见，在许多情况下形成了新奴隶制，工人得不到任何保证。众所周知，这些新的不管制形式特别影响社会最脆弱的群体，尤其是妇女。<sup>26</sup> 因此，这个

问题不是幼稚的，而且必须要再问一遍：国家职能的改变是否也改变它的责任？全球化是否也许必须要改变或解除国家的责任？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在人权的一般理论中，具体地是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方面是非常明确的：国家的责任是履行《盟约》规定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必要条件，《盟约》主要规定：“各缔约国将采取适当的步骤保证实现这一权利，并承认为此而实行基于自愿同意的国际合作的重要性”。<sup>27</sup>

## F. 全球化和文化认同

38. 国家权利削弱，国家对经济事务，往往也对政治事务的控制能力降低，使个人认同和效忠对象转到了宗教、族裔和文化领域。经济市场、货物市场、技术和知识交流系统的全球化速度极快。但是，文化却在走向另一条道路，有时背道而驰。当文化常常以世界性的规模向知识和交流开放时，就发生了反应，个人认同就得到增强。Anthony Guiddens 教授写道：“全球化深入当地的行动内容，但不予以破坏；相反，新的文化自治，对当地文化认同的要求和自我表述与全球化进程的联系是松散的”。<sup>28</sup> 认同问题的再度发生，是因了全球化卷土重来而出现的现象。如同所有方面一样，它不无益处地证实了文化认同，同时也形成了加强族裔/民族力量和话语的趋势，我们在近年来已经在世界各地看到了引人注目的结果。

39. 如果发生我们在本报告描述过的“不公正全球化”的大规模进程，那么极有可能会造成重申“基本认同”运动的加剧。冲突和威胁和平的恶果不难理解。社会解体，以 Johan Galtung 所说的“分化”和“缺规”这两方面的意义来说，是全球化的主要影响之一，因为全球化是一种经济要素、通讯、交流以及随后破坏和改组生活系统的“野蛮的”，不受控制的流动进程。分化是社会解体或“分化”的进程；“缺规”则是“文化解体”的进程，这是一种较广泛的文化概念的解体，可以使民主社会生活得以产生。种族、族裔/宗教或者简单地说当地暴力的兴起，是由于在社会和文化领域出现了这些解体进程。

40. 为了捍卫人权，就需要捍卫基本的社会整合形式。导致社会解体的政策和措施违背《世界人权宣言》，尤其违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该盟约特别是在其第三、第四和第五序言段里规定，“享有公民及政治自由和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是自由人类固有的权利，而这一目标“只有在创造了使人人可以享有其公

民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条件的前提下，才能实现”。<sup>29</sup> 在国际和区域两级建立的预防人权遭受侵犯的制度必须牢记，某些政策的采用，特别是造成收入高度集中、高失业率以及高度贫困的政策，会造成社会解体(破裂)和文化解体(失范)，从而也为个人的权利带来严重后果。

41. 在抵制和预防由不受限制的全球化所导致的破裂和失范的过程中，地方社区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人权、特别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确定个人权利是否受到侵犯特别是社会文化领域是否受到侵犯所用的核心标准。按照这一新的观点，人权制度捍卫着社区和当地社会的权利。<sup>30</sup>

### G.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全球化<sup>31</sup>

42. 我们在上文里讨论了“自上而下的全球化”，这是基顿斯所描述的卫星式全球化，即商品贸易的飞速发展，特别是“象征性商品”、消费者形象、幸福经验、关于美的观点、产品商标以及象征着与现代世界融合的物品的迅速扩散。通信系统、贸易系统以及政治制度的全球化就是我们所说的“自上而下的全球化”。

43. 随着通信、商业和权力的全球化，关于“幸福生活”或“美好生活”或“人类议程”的概念也开始全球化。<sup>32</sup> 我们称这一情形为“自下而上的全球化”，而人权处在其核心地位。国际人权制度是现存的一套最广泛的标准和契约承诺，是人类为捍卫自己而达成的最普遍的共识。在“自下而上的全球化”过程中，公民社会中各组织发挥着积极作用，它们的明确目标是捍卫人权的普遍性和不可分割性。这是新的日益全球化的人类议程的出发点。

44. “标准的全球化”是“自下而上的”全球化的最重要后果。受到国际贸易冲击的地方社区也感受到正在世界各地传播的新的正义和公平概念的冲击。这意味着在地方社区里，原来在孤立状态中以及无知状态中可以忍受的旧的生活方式现在开始受到怀疑。<sup>33</sup> 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工人都正在理解并且比较其他地方的工作条件。通信的发达造成了劳动力的流动性，使离开家园或期望离开家园成为可能，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所以说，全球化导致了需求、期望水平、安全条件以及消费需求的全球化。据认为，人们日益对现状不满，这正是生活和工作标准期望全球化的结果。

## 二、国际和国家两级的收入分配

45. 第二份报告的目的是向范围更广的读者提供关于国际和国家两级收入分配情况的一系列专门数据，因此在本报告里我们将仅仅概括一下这项实际工作的结论。涉及了好几个指示数，主要的指示数之一是确立国际一级全球财富在各国之间分配情况的指示数，另一个是分析各国国内收入情况的指示数。<sup>34</sup>

### A. 国际一级的收入分配

46. 对世界上穷国与富国之间差距的研究和分析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阅读这些数据往往毫无意义，这是在统计学上重复显然已经早已为人熟知的事实。在提交给小组委员会的初步报告里，曾试图构造一个全球性指示数，将世界各国分成五组。这一指示数有助于理解财富的增长情况以及财富的分配情况，见表 1(见附件)。<sup>35</sup>

47. 在过去 35 年里，世界经济经历了巨大的增长，如果单是用 GDP 来衡量，这远远不能反映财富增长的整体情况。这种算法没有包括非正式商业部门和投机性活动，特别是地下非法活动，大家知道，这些活动在全球化的经济活动中占据着很大的比例。尽管如此，在 35 年里，世界经济由 1.1 万亿美元增加到 24.9 万亿美元。如果检查表 1 的话，可以看到，最穷的五分之一的国家不仅没有相应地得到发展，而是相反，其财富增加的比例小很多。这意味着穷国与 35 年前相比相对地更加贫困。最穷的五分之一国家在 60 年代取得了绝对增长，但在过去 15 年里出现停顿(按绝对值计算)。这说明了它们所占的比例为何惊人地下降，从 0.21% 下降到 0.07%。

48. 富国虽然在 6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经历了危机的冲击，但恢复了其在全球 GDP 中 92% 的比例。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即第二个五分之一在 1990-1994 年期间经历了复苏，显示的数字证明了早先的意见，即处在边缘的中等增长水平的国家“有机会”融入到“全球化浪潮”中。

### B. 正在缩小的国际合作

49. 富国与穷国的差距日益增大，但与此同时并没有表现出相应的国际团结的力量。冷战结束后的趋势是，国际合作日益缩小，或者把国际合作用于为捐助国的

产品开辟市场，或者用于执行与购买捐助国产品挂钩的方案。关于此问题的最近一份研究报告说：“虽然最富的国家确立了将其 GNP 的 0.7% 用于援助第三世界发展的目标，但只有四个国家实际上这么做了。正如图所显示的，这四个国家是丹麦、挪威、瑞典和荷兰。相比之下，美国排在最末，只将其 GNP 的 0.2% 用于援助其他国家”。<sup>36</sup> 在哥本哈根社会发展全球首脑会议上确立的指标并没有达到，而且实际上达到这些指标的政治意愿很少。<sup>37</sup> 在许多国家，近年来用于合作的预算不断地遭到“削减”，已经有许多组织消失，包括专门服务于发展和向第三世界国家显示团结的基金会。<sup>38</sup>

50. 关于国际合作问题的研究报告表明，用于援助欠发达国家开展自我维持项目的资金已经减少。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合作政策不断地发生变化，往往大的项目半途停工，导致受援国、项目类型等的优先次序的变化。帮助穷国创立其自己的人力资源和当地的体制能力的项目受到很大削弱。很多时候，当地的管理人员表现出极大的不信任。<sup>39</sup> 已经看到对项目的拟订、追踪和评价的方法学问题的重视，其目的是为了取代合作上没有明确指导原则和目标的情况。看到了要求“具体”成果的压力，“赚取利润”的企业只求赚取利润，它们不一定对人类或社会发展进程的固有特性有任何理解，而这种发展按照其定义，必然涉及相当长的时间跨度。

51. 国际合作活动往往集中于处在困难或冲突中的一国，一旦找到最低限度的解决办法，或一旦不再“时兴”，该国便被抛弃，不再“符合”接受紧急援助的标准，而这些标准通常是任意采用的。<sup>40</sup> 由于国际合作没有与发展权或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原则联系在一起的规则或标准，所以这方面的决定是由专业人员和技术专家或者是由变化不定的公众来作出的。<sup>41</sup> 需要对国际合作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国际合作的主要目的应是为可持续的、自我维持的发展创造当地的和自立的基础。<sup>42</sup>

52. 随着用于发展和地方能力建设的国际合作的削弱，用于应付危机形势的人道主义活动明显增加。令人忧虑的是，发展援助上的“居高临下的”观点重新抬头，其表现是仅仅重视或主要是重视对巨变形势、大规模饥饿或战争与流离失所的后果给予反应。在某些危机情况下和急剧变化的形势下，紧急援助绝对是不可缺少的，而且是必须给予重视的，但也必须强调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合作与协作的永久性必要。由于最具有实际经验的国际发展机构正在遭受财政危机，专门进行慈善性工作的机构正在世界许多地方出现，成了国际合作的样版。

53. 国际合作在冷战时期发挥着政治的和战略的作用。大国向第三世界以及发展机构提供资金，是为了在两级化的世界里维持政治上的效忠关系。国际合作往往被用作实现政治平衡的手段。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合作经历了深刻的危机。哥本哈根会议即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并没有成功地调动起在这个问题上的承诺，而是由各国自己自由决定它们是否增加或减少合作数量，决定拟采用的合作方法，自由作出关于债务减免的决定，并对参加国听到的其他倡议作出反应。这一最后报告的主要实际结论，正如从最后一部分所看到的，是需要建立一个能够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的社会论坛。虽然存在着可以讨论国际合作的许多场合，但没有一个能够把所有主要的方面即各国、联合国专门机构以及专门从事发展与合作的各机构汇集到一起。能够进行辩论的公开的论坛无疑能够使人们在这一基本的领域提出更具有建设性的意见来。

54. 对国际一级收入的分配进行的分析不能离开对国际一级收入“再分配”机制的研究，而在这种再分配机制里，国际合作是最主要的内容，因为这反映出发达国家共同协作在国际一级建立更高水平的公平的决心。现在不断签署的关于“全球化”的协定应该包括经济关系的这一方面。自由贸易条约通常没有关于国际合作的特别议定书。多边协定中通常也没有任何建立特别机制以保护、支持并援助最穷国家的决心。这是一种“肯定性行动”，能够使这些贫穷国家走上自我维持的发展进程。<sup>43</sup> 在本报告里关于国际一级收入分配方面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有必要把合作协定与关于自由贸易和经济及商业合作的商业协定联系在一起，不论是在国际一级，还是在区域或双边一级。

### C. 国家一级的收入分配

55. 处在中心和边缘或处在第三世界的国家的国民经济在 90 年代头 5 年里都得到了复苏，几乎都表现出增长的数字。市场的扩大，尤其扩大到原来的计划经济国家或受保护的经济国家，意味着对国际贸易的巨大刺激。但这种经济增长没有同时伴随着国内收入分配的重要变化，尽管在有些国家里如在美国就业水平总体上有提高。

56. 表 2(见附件)是对 1996 年报告(E/CN.4/Sub.2/1996/14,表 9)中的指示数“按收入分配模式排列的各国顺序”的更正。在这一表中，我们试图获得最新的资料，

以便更充分地理解全球化进程对收入分配的影响。<sup>44</sup> 很容易看到，上一次报告中所表示的趋势再次得到确认：(a) 主要是农业经济的穷国人均收入水平低，收入分配中的集中现象也不明显；(b) 发达国家具有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但其原来较好的收入分配水平出现恶化；(c) 一组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低，收入分配情况差；(d) 欧洲边缘的国家(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以及其他国家)增长率较大，设法维持或改善了其收入情况；(e) 东南亚国家具有较高的人均增长率，并且国内收入分配情况也在改善。

57. 由这里提出的资料所得结论是，在国内收入分配上没有一个单一的趋势。虽然在本报告里已经提到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趋势是收入的集中，但可以看到，有许多背离这一趋势的特别例子，说明并且清楚地表达了国家在这些问题上正在发挥并且可以发挥的作用。每个国家所采取的经济政策措施决定着该国经济以何种方式与国际经济相结合。图表和数据清楚地表明国家的经济政策和行动继续起着决定性作用。

#### 1. 原中央化经济国家的收入分配

58. 原中央化经济国家的形势是在短时期内收入集中并且财富逆向分配的特别案例。尽管资料只追溯到 1993 年，但可以看见趋势是极为明显的。<sup>45</sup> “俄罗斯收入不平等的情况尤其明显，1993 年与 1988 年相比，最富的五分之一人口占总收入的比例又多了 20%，主要是由于少数富人所占的比例急剧升高，而且是由于工资差别越来越大。俄罗斯各个部门的工资差别也越来越大。能源、银行和有关部门都增加不少，而损失最多的是农业工人，其次是文化、教育及卫生工作者。”<sup>46</sup>

#### 2. 拉丁美洲国家的收入分配

59.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 1996 年提出的关于拉丁美洲情况的报告有一段这样的消沉的评论：“原来人们曾希望，生产会恢复到原先水平，或者开始新的增长过程，能使 80 年代发生的收入分配恶化的情况得到逆转，但这些希望没有变为现实。实际上，从 90 年代前半期的趋势看，该地区各国实现的经济增长活力并没有转化为收入集中程度的减轻”。<sup>47</sup>

60. 在过去 6 年里,几乎所有拉丁美洲国家都表现出宏观经济情况的大幅度改善。所谓的 80 年代是“失去的 10 年”在几乎所有国家里都变成了过去。结构性改革也正在迅速进行,企业得到私有化,向国际市场开放,出口增加等。与此同时国内社会的不公平问题出现了明显的停滞,有时甚至有恶化。除了哥斯达黎加和乌拉圭是例外并且值得称道以外,所有国家的不公平指示数都有上升。

61. 经济加速增长,而不平等日益严重,这成为拉丁美洲国家主要的政治管理问题。由于政治原则之间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上缺乏相互对应,因而民主受到削弱。随着所有拉丁美洲国家民主制度的到来,公民和政治权利的享受并没有与全体人民相应地享受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相配合。<sup>48</sup> 拉丁美洲在世界上是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地区之一,这从表 2 中可以看出。

#### D. 知识的不公平分配

62. 从知识的分配上我们可以看出今天的经济和社会差距如何再次反映在子孙后代身上。如我们考虑到科学研究、技术试验和理论思维的不平等分配,情况便尤其如此。如果说在国际和国家两级收入的分配普遍较差的话,那么可以说知识的分配更糟糕。如果说在国际一级就收入的分配而言,最高的五分之一与最低的五分之一的比例是 0.007 比 92.40,那么根据教科文组织的资料所作的初步计算可以看出,最穷的五分之一国家每个学生的教育费用是 0.001,而最富的国家的费用是 95.5。

63. 由于现代世界中的财富与知识密切相关,教育资源的分配对于理解未来子孙后代的收入分配极为重要。在 1992 年,就某一年龄的年轻人上大学的比例而言,穷国是 2.78%,中等收入国家是 11.29%,富国是 39.45%。在中等教育方面可以看到相同的差距。在这方面,穷国和中等收入国家在校学生男孩比女孩多,而在富国女孩比男孩多。<sup>49</sup>

64.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第 13 条明确规定了各国在教育方面的义务,规定了“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在全球化的世界里,文化权利是更为复杂的概念,面临的挑战也更为艰巨。如果不能够满足受教育的权利,这实际上等于剥夺了某一个人或群体在未来享受所有其他权利的机会。缺乏较高水平的教育在近期内将从根本上妨碍个人或群体参与当今世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削减教育经

费，特别是由于其他方面例如军事方面的预算增加，从这一意义上说是对文化权利的侵犯。<sup>50</sup>

### 三、收入分配、被排斥、贫困和歧视

65. 国际和国家范围内的收入分配，与排斥问题、贫困和歧视有着密切的联系。排斥问题的概念，很多著作家认为，看来是与全球化的新阶段相伴生的。<sup>51</sup> 首先是领土的排斥。尽管世界上有些地方正在加入新的全球化的趋势，但世界上也有不少其他地区被排除在外，即那些地区的结合程度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个新阶段里正在下降。第二，同一过程也正在每个国家里发生，原先与社会其他部分充分结合的地区，正在受到新趋势的影响，一路滑向被排斥状态。第三，排斥现象也发生在受到歧视的社会群体身上，特别是因为性别、民族出身或种族等原因。各种社会里都有一些社会群体感到自己受到排斥，收入上的差异意味着联系他们与社会其余部分的纽带将逐渐松弛。对一些少数群体和土著人来说，全球化的过程大大加剧了被排斥的现象。<sup>52</sup>

66. 在这份关于收入分配情况的最后报告中，我们想提请注意长期不平等的情况引起的后果：国内和国际上收入分配不合理，造成长期社会排斥的问题。排斥现象比贫困更深也更为固定。被排斥是不能参与、被隔离、忽视和遗忘。在国际和国内存在受排斥的阶层，造成没有受到排斥的阶层产生一种十分特殊的感觉。思想家朱利安·弗罗因德说：“看来排斥现象现在是社会中的一种正常现象，并不引起任何特别的道义或政治上的良心不安，而只是产生一种怜悯之情，以施善为其表现”。<sup>53</sup> 排斥现象的结果，便是这种怜悯情绪。国际合作的例子是其反映。弗罗因德的结论是：“社会上各种排斥和假排斥现象的蔓延，可能是时代的一种标志。”

#### A. 还有第三世界吗？

67. 国际收入分配的数字显示，世界上有些地区正在陷入一种被排斥、边缘化和贫困的境地。有些经济和社会发展现象正在变为老生常谈，实在是尽人皆知，结果“无聊到已没有人再谈起它们”。John Teye 有一篇文章发表在几家刊物和著作中，他问到：第三世界还存在吗？他先讲到一段笑话，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夏天，伦敦

《泰晤士报》的一些审稿人实在无事可作，决定看谁能够为这家著名的报纸想出一条最无聊的新闻。所有无聊编辑一致认为最无聊的标题是：“智利微弱地震。损失甚微。”文章接着指出，要使一个事件具有新闻价值而不令人乏味，需要超越某个限度，使它成为可以推动这家伦敦日报懒散编辑的一场灾难。<sup>54</sup> 显然经常遇到不同强度地震的智利人，并不觉得问题是那么无聊。第三世界的贫困问题也是一样。“第三世界有很多穷人”，也同样是令人乏味的概括，可能不会有哪位编辑愿意看到他的报纸压在报亭里卖不出去。

68. 我们在前一章里看到的不断加剧的第三世界和不平等的问题，正处在一种危险之中——成为一个只有在它超出某一“戏剧性界限”造成它成为“新闻”、在报纸和电视上得到报道，成为一场声援运动的中心时才会引起公众舆论和各国政府注意的问题，而那场声援运动也会很快烟消云散。于是正在形成一种结构，世界人口重要且不断增加的多数，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长期和不断受到侵犯”，威胁着国际人道主义原则和人权的一致。部分第三世界长期被排斥，导致一些社会阶层和群体被排斥。

## B. 收入分配和人口大规模流动

69. 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人民看待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的问题，常常只看到每天涌向它们边界的成千上万的移民。“1980 年代，有 790 万人合法移居美国，730 万人合法移居第一世界其他国家。1992 年非法在美国居住的外国人估计有 340 万。1990 年代，移民速度加快，到 1995 年，所有美国人中已有 9%是在国外出生的，各州之间的分布很不平衡，所有的加利福尼亚人中，有 25%不是在当地出生的。在第三世界范围内，成百万的人从较穷的国家流向较富的国家，仅亚洲每年就超过 2 百万人。此外，世界上还有 2,300 万难民。总之有大约 1 亿人生活在他们出生国以外的地方”。<sup>55</sup>

70. 国际收入分配情况不合理，造成人口的大规模迁徙，也引发了收容国复杂的种族间矛盾、少数人的隔离和移民工人无证件的问题。发达社会目前遇到的这类复杂的问题，包括新形式的种族主义，正是国际上取消对经济活动的管制和不平等、“无节制的”的全球化过程造成的直接后果。

## C. 收入分配、少数人和土著人

71. 收入分配通常对少数民族和土著人造成不利影响。在很多国家，人口中最贫困的部分恰恰是这些受到歧视的社会和种族群体。印第安那州立大学的一些教授讲到：“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受到经济上的歧视、政治上的压迫，以及暴力对待。下表显示了世界各地处于危险的少数群体的资料。收入该表的少数群体必须 (1)较大(通常超过 10 万人)，和 (2)受到经济和/或政治上的歧视。请特别注意该表的最后一栏。在世界人口中被认为处于危险的少数群体的比例大约是 17%。有大批人口处于危险的国家，也存在较大的冲突，有些是暴力的，有些是非暴力的，这种情况绝非偶然”。<sup>56</sup>

1990 年处于危险的少数人口

| 地 区     | 总计(百万)   | 占总数的百分比 |
|---------|----------|---------|
| 西方国家和日本 | 84,023   | 10.8    |
| 东欧和前苏联  | 153,658  | 35.0    |
| 亚洲      | 273,064  | 10.2    |
| 北非和中东   | 118, 205 | 28.8    |
| 撒哈拉以南非洲 | 237, 023 | 42.3    |
| 拉丁美洲    | 49, 371  | 11.0    |
| 总 计     | 915,344  | 17.3    |

72. 在拉丁美洲，土著人是最受歧视从而也是人口中最贫困的部分。表中列出的人口 11%的数字是保守的，因为它采用了官方严格的“土著人”的定义，将他们与农民人口作了区分。收入分配问题与土著人受到的种族歧视密切相关。

73. 在西方民主国家、美国和日本，10.8%的数字一般指移民和移徙工人产生的种族少数群体，一般而言他们常常是人口中最贫困的部分，通常在工作、收入、教育和文化上受到强烈歧视。<sup>57</sup> 必须记住，发达国家里有上百万的非法移民，他们也有工作，尽管他们通常报酬低，也不享受社会保险。John K.Galbrath 认为，这些移民对发达国家来说是一种经济上的需要。<sup>58</sup>

D. 收入分配和性别歧视

74. 收入分配通常按家庭来衡量，从而掩盖了妇女普遍遇到的歧视问题。最新的研究表明，妇女“户主”属于最不利和贫困的情况。在第三世界中，妇女是抚养子女唯一来源的家庭占几乎 20%。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这种情况发展十分迅速，可能与我们在这份报告里分析的经济的国际化有关。<sup>59</sup>

75. 贫困的“女性化”，是在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出现的一种新的现象，在发达国家也开始发现。数字表明，人口中最贫困的阶层中妇女多于男人。与此同时，“灵活”或取消管制的劳动力市场对妇女的要求更高，而给她们的报酬则更低。在第三

世界的出口农业经济中，季节性工作一般都由妇女完成。日益发展的服装业，工作也主要由妇女承担。正如我们已经讲过的，工业的“转移”常常意味着劳工的“妇女化”，作为降低成本的一种办法。在有些情况下，妇女的权利、工人的权利、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从而人权都受到公然侵犯。<sup>60</sup>

#### E. 国家在受排斥问题上的作用和责任

76 Galbraith 在他的《人的议程》一书中，指出了收入分配制度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密切关系。现代经济中的收入分配最终产生于权力的分配。它反过来又成了收入分配方式的原因和结果。权力服务于收入的取得；收入又赋予决定他人金钱报酬的权力。健康的社会承认并力求对这个传统的封闭性循环作出反应”。他还说，国家和社会必须解决最贫困阶层的状况：它作出的反应，是赋予没有权力的人权力和国家的保护……”<sup>61</sup>

77. 国家负责维持社会的团结和控制离心的倾向，特别是防止被排斥情况的存在。收入的集中是社会最具破坏性和造成分裂的问题之一。国家在制订政策尽可能限制收入分配不平等的趋势上，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在国际讲坛上常常听到的论点是，在当今的全球化进程面前，没有其他可能的办法或可供选择的制度。因此国家的责任也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它们“没有别的办法”。所以从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观点提出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是恰当的：在基本权利受到侵犯的情况下，国家的责任是无可回避的，而排斥问题是所有侵犯权利中最根本的。

#### F. 无辜者的沉默：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穷人和受排斥者 的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78. “减贫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这是世界银行《1990 年世界发展报告》大胆的开场白。<sup>62</sup> 今天它几乎已经成为老生常谈，尽管其中充满了无能为力和迂回曲折。这份最后报告的目的，是要表明和弄清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今天的经济增长正伴随着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合理，人们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中无法理解常常也不相信摆在他们面前的数字。整体经济的表现和人们个人经济情况之间存在着差距，这个问题各国和国际的政策从未加以解决。<sup>63</sup>

79. 增长和分配之间这个日益加剧的矛盾，正在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造成灾难性后果。在表面上团结一致的国家，不考虑分配的全球化经济增长过程正在“摧毁”长期的效忠，苦心经营建立起来的“结合机制”正在解体。社会结合体系的破裂，正在造成一块块原先存在的宗教、民族和种族根基，再不就是更普遍的，我们已经看到的情况：所有上述问题奇异而暴力的组合。如果文化不足以提供结合过去与未来的凝固剂，那么现实便会令人们感到极度混乱和不安。

80. 诚然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问题产生于冷战的条件下，但这些权利已得到重新确认。冷战期间，用它们建立了一种平衡，一种据称是西方民主国家遵守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与中央计划国家强调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之间的平衡。一旦有一极瓦解，便成了简单的拥有财富的人和没有财富、受到歧视和排斥的人之间关系的问题。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问题，正在变成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穷人和被排斥者的权利问题。发展这些权利，便是防止沉默在无辜者中间生根。<sup>64</sup>

## 四、结论和建议

### A. 结论和建议

81. 总之，收入分配已经表明是在国际上和国家范围内一个经济和社会公平与否的恰当的指标。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是一种特殊的歧视，常常与其他形式的歧视相结合，如民族、性别、种族，或由于语言、宗教或习俗等各种原因受到歧视的少数人，结果造成了当今世界瘟疫的新形式的贫困。当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和贫困达到顽固而持久的情况时，便构成对人权的侵犯，同时也侵害了他们实现和享有国际社会确定的各项权利的能力。

82. 人权，特别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否可由法院审理，是对司法制度在国家和国际上保护个人的最大挑战。过去几年里取得了巨大进步。<sup>65</sup>“可由法院审理”，是指国际人权盟约和其他文书确定的权利可根据一定程序向法院和国家机构提出有效申诉，并可象任何其他权利受到侵犯的情况一样，取得公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渐进过程。已经通过的各项盟约和国际文书确定的权利是一个基本框架，使之有可能实现对人来说平衡的经济全球化，防止“不合理的”全球化自行其事的趋势。

83. 为了充分行使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首先采取的步骤应当是批准两项盟约和关于工人权利的条约和保护人权的其他文书。特别报告员呼吁那些尚未批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的国家(截至到 1996 年 12 月 31 日批准书为 134 个)作出批准。全球批准和接受该盟约是改善人的境况所必不可少的。

84. 特别报告员还愿回顾《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第一部分第 5 段所提到的内容，“所有人权是普遍的、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和互有联系的。国际社会必须从整体上以公平和平等方式，从同一水平对待人权并给予同样的重视”(……)。关于本报告的内容，应当特别注意第 7 条，即人人享有公正和有利的工作条件和除其他外合理的工资和同工同酬的权的执行情况。同样，《盟约》第 11 条规定的人人享有适足的生活标准，包括适足的食物、衣着和住所和不断改善的生活条件可视为建立一个更公正的社会的基本要素。第 13 条关于受教育权和第 15 条除其他外关于人人享有科学进步及其应用产生的好处的权利也为辩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85. 可持续的人类发展必须成为国际社会的首要任务。如果全球化的好处不能在国家和国际一级为全体人口所分享，所谓的市场“全球化”就可能成为空谈。由经济增长产生的利益的一部分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国家和国际一级投资到人口中。这不是一项慈善行动，而是朝着重新将人而不是市场作为第一优先考虑的目标迈出的第一步。无须说对人的这一再投资必然总的有利于贸易和经济交流，因为它将使败落的经济活动启死回生并会为开拓新的有利于人的行业创造条件。

86. 报告的结论是需要审查和提高国际合作的水平。特别报告员呼吁政府、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大力争取将国际合作作为一章或专门的议定书列入自由贸易协定和条约以及使经济关系更为全球化的多边、双边、区域和其他类型的协议。

87. 只要有强有力且具有眼光的政治意愿就能够执行《盟约》的第 2 条，其中每一缔约国承诺“个别采取步骤或经由国际援助和合作，特别是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援助和合作，采取步骤，以使用一切适当的方法，尤其包括以立法方式，逐渐达到本盟约中所承认的权利的充分实现”(……)。正如这份最后报告所观察到的，各国并未“最大限度地将现有资源”用于争取在国际一级实现收入分配的更好的平衡，在国家一级也未能始终如一地做到这一点。

88. 落实普遍承认的人权是用一种新的方式看待国际关系的基本要素，它是与争取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联系在一起。必须在一种新的基础上重建国际合作：必

须以一种新的态度取代殖民主义者的常常是家长式的态度。这种新的态度所基于的是平等的伙伴关系，其中所有角色地位平等，具有相同的权利和相同的责任。特别报告员呼吁在能够自我维持的发展项目、培训和教育地方管理人员方面扩大国际合作。

89. 特别报告员向联合国、政府和专门机构的集体决策机构发出呼吁，呼吁在国家之间开展对话，以便发达国家(和某些发展中国家)实现将其国内生产总值 0.7% 用于国际合作的目标。

90. 必须作出努力确保发展中国家的工人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工人来说领取公平的工资而不只是为了跨国公司的经济利益专受剥削。同样，各国应当确保在国外经营的企业不参与侵犯人权，例如奴工、童工和以工抵债等类型的商务关系。特别报告员呼吁各国加强劳工规定的监督，防止新的隐蔽式的奴隶制的出现。他还呼吁未批准国际劳工组织劳工公约的政府作出批准。他呼吁工会组织利用联合国保护人权系统的机制防范全球化过程中伴随剥削工人及其家属的现象普遍扩大。

91. 最后报告表明“同等机会”和“可持续的人类发展”的概念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同等机会”概念意味着使所有人有机会改善他们的境况：它并不能保证每个人的命运都会改善，但它应当确保个人的命运不会因其社会背景而早已注定。如果“同等机会”得不到保证，人类就不会有大规模的发展。在制订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到人的基本指标，例如寿命、成年人文盲率、婴儿死亡率和男女平等。争取受教育权和铲除极端贫困的有效斗争将会为创建一种“同等机会”制度作出实质性的贡献。另外，日益将富人和穷人分成两大营垒的社会无法充分享受其成就带来的好处，因为这种社会将不断受到社会争斗和内部动乱的威胁，这种形势无助于促进和遵守人权。

#### B. 最后建议：成立一个社会论坛

92. 特别报告员建议小组委员会请高级专员/人权事务中心为小组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提供一份参考文件，其中载列近年来所有为小组委员会撰写的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研究报告。这样一份文件将有助于对小组委员会的活动进行全面评价并为今后在这一领域采取的步骤作出规划。

93. 特别报告员建议小组委员会派一名成员定期参加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的会议，以便建立这两个机构之间的持久联系和避免开展重复的活动。

94. 铭记在捍卫人权方面的基本作用和防止出现影响充分享有这类权利的形势发生这一具体的任务，特别报告员建议小组委员会讨论在小组委员会内成立一个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论坛(以下称社会论坛)的可行性。可考虑由下列方面参加或应邀参加：(a) 人权委员会观察员国家的政府和其他感兴趣的观察员政府的代表；(b) 联合国专门机构，尤其是世界银行、货币基金组织、劳工组织、开发署、儿童基金会、工发组织、教科文组织和其他关心促进和保护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机构的代表；(c) 国际、区域和国家性的工人、领薪职工、专业人员和雇主组织的代表；(d)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认可的非政府组织和尚未正式认可但享有一种特别认可程序的国际发展与合作机构。

95. 社会论坛可在特别的三天内召开会议，提前打招呼，并在小组委员会年度会议计划中加以公布，由所有成员积极参加。秘书处可发出特别邀请和一份该论坛的专门议程。将特别邀请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主席参加并要求他提出报告。

96. 社会论坛的主要目标是：

- (a) 交流关于享受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和参与全球化进程之间关系方面情况；
- (b) 在国际和国家一级关注收入分配与人权之间的关系；
- (c) 关注全世界的贫困和赤贫形势，铭记这种状况就是完全和永久地剥夺个人的权利；
- (d) 提出具有法律性质的标准、计划和准则的建议和其他方面的建议供人权委员会、发展权工作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专门机构和联合国国际系统的其他方面审议；
- (e) 注意在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里约热内卢地球首脑会议上达成的和本最后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有关的协议的落实情况。

97. 小组委员会应讨论是否任命一名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特别报告员，其主要职责是向社会论坛提交一份年度报告供其讨论使用。<sup>66</sup> 在该报告中特别报告员的主要目标是：

- (a) 对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社会论坛的年度审议工作和结论加以归纳、系统化和印发；
- (b) 在联合国系统内各专门机构的协助下建立并提出与下列方面有关的指标：在国际和国家一级收入的分配、贫困状况、与这些权利有关的歧视情况和特别是文化权利和受教育权利的状况；
- (c) 向联合国各专门机构索取文件、报告和背景资料，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方面的条约组织和有关的工作组建立对话和交流机制；并将送交社会论坛的资料转给它们，以便使它们能够按照其特有的职权采取恰当的步骤；
- (d) 通过联合国秘书长向各国政府索取国家收入分配、贫困水平、为落实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而实行的政策、开展国际合作的计划和方案以及与这些事项有关的其他方面的资料；
- (e) 向专门机构、政府和工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索取关于工作条件、薪水和与全球化进程有关的资料。将特别收集女工、移徙工人、少数民族和土著人民方面的资料，以便对不同类型的歧视加以分析从而防止这类歧视。

98. 作为其任务的一部分，特别报告员应当在人权事务中心的支持下归纳和提炼小组委员会过去十年来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问题作出的全部研究，以便使更多的公众了解情况并对这些问题方面取得的进展作出充分的评估。

## 附 件

表 1a. 按五种成份划分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国际分配情况  
(现值百万美元)

|        | 1960      | 1970      | 1980       | 1990       | 1994       |
|--------|-----------|-----------|------------|------------|------------|
| 五种成份之一 | 1 030 658 | 2 341 941 | 10 008 341 | 20 233 966 | 23 074 429 |
| 五种成份之二 | 76 246    | 131 686   | 938 222    | 1 236 900  | 1 506 090  |
| 五种成份之三 | 24 358    | 38 439    | 186 139    | 222 985    | 279 011    |
| 五种成份之四 | 8 879     | 10 765    | 56 946     | 84 164     | 90 043     |
| 五种成份之五 | 2 439     | 2 667     | 14 476     | 15 737     | 16 611     |
|        | 1 142 579 | 2 525 498 | 11 204 125 | 21 793 752 | 24 966 184 |

表 1b. 按五种成份划分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国际分配情况  
(百分比)

|        | 1960    | 1970    | 1980    | 1990    | 1994    |
|--------|---------|---------|---------|---------|---------|
| 五种成份之一 | 90.20%  | 92.7%   | 89.33%  | 92.84%  | 92.42%  |
| 五种成份之二 | 6.67%   | 5.21%   | 8.37%   | 5.68%   | 6.03%   |
| 五种成份之三 | 2.13%   | 1.52%   | 1.66%   | 1.02%   | 1.12%   |
| 五种成份之四 | 0.78%   | 0.43%   | 0.51%   | 0.39%   | 0.36%   |
| 五种成份之五 | 0.21%   | 0.11%   | 0.13%   | 0.07%   | 0.07%   |
|        | 100.00% | 100.00% | 100.00% | 100.00% | 100.00% |

表 2. 各国按收入分配格局的排位

| 五种成份中最多和最低的收入的比率 |           |         |         |
|------------------|-----------|---------|---------|
|                  |           | 1985-90 | 1991-95 |
|                  |           | Q5: Q1  | Q5: Q1  |
| 低收入国家            |           |         |         |
| 1                | 孟加拉国      | 4.1     | 4.0     |
| 2                |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 4.2     | 4.2     |
| 3                | 斯里兰卡      | 4.4     | 4.4     |
| 4                | 埃及        | 4.7     | 4.7     |
| 5                | 巴基斯坦      | 4.7     | 4.7     |
| 6                | 印度        | 5.0     | 5.0     |
| 7                | 加纳        | 6.3     | 5.3     |
| 8                | 越南        | 5.6     | 5.6     |
| 9                | 尼日尔       | 5.9     | 5.9     |
| 10               | 尼泊尔       | 4.3     | 5.9     |
| 11               | 坦桑尼亚      | 6.6     | 6.6     |
| 12               | 乌干达       | 7.1     | 7.1     |
| 13               | 马达加斯加     | 8.6     | 8.6     |
| 14               | 中国        | 8.6     | 8.6     |
| 15               | 尼日利亚      | 12.3    | 12.3    |
| 16               | 赞比亚       | 12.9    | 12.9    |
| 17               | 尼加拉瓜      | 13.2    | 13.2    |
| 18               | 洪都拉斯      | 23.5    | 15.1    |
| 19               | 津巴布韦      | 15.6    | 15.6    |
| 20               | 几内亚       | 16.7    | 16.7    |
| 21               | 肯尼亚       | 18.2    | 18.2    |
| 22               | 赤道几内亚     | 28.0    | 28.0    |
| 23               | 卢旺达       | 4.0     | n.a     |
| 24               | 埃塞俄比亚     | 4.8     | n.a     |
| 25               | 科特迪瓦      | 6.3     | n.a     |
| 26               | 毛里塔尼亚     | 13.2    | n.a     |
| 27               | 莱索托       | 20.7    | n.a     |

| 五种成份中最多和最低的收入的比率 |         |         |         |
|------------------|---------|---------|---------|
|                  |         | 1985-90 | 1991-95 |
|                  |         | Q5: Q1  | Q5: Q1  |
| 中低收入国家           |         |         |         |
| 1                | 斯洛伐克    | 2.6     | 2.6     |
| 2                | 捷克共和国   | 3.6     | 3.6     |
| 3                | 乌克兰     | 3.7     | 3.7     |
| 4                | 罗马尼亚    | 3.8     | 3.8     |
| 5                | 印度尼西亚   | 4.7     | 4.7     |
| 6                | 保加利亚    | 4.7     | 4.7     |
| 7                | 立陶宛     | 5.2     | 5.2     |
| 8                | 哈萨克斯坦   | 5.4     | 5.4     |
| 9                | 波兰      | 3.9     | 5.7     |
| 10               | 摩尔多瓦共和国 | 6.0     | 6.0     |
| 11               | 摩洛哥     | 7.0     | 7.0     |
| 12               | 突尼斯     | 7.8     | 7.8     |
| 13               | 牙买加     | 7.3     | 8.2     |
| 14               | 约旦      | 7.3     | 8.5     |
| 15               | 玻利维亚    | 8.6     | 8.6     |
| 16               | 泰国      | 8.3     | 9.4     |
| 17               | 厄瓜多尔    | 9.7     | 9.7     |
| 18               | 秘鲁      | 10.5    | 10.3    |
| 19               | 俄罗斯联邦   | 14.5    | 14.5    |
| 20               | 哥伦比亚    | 15.5    | 15.5    |
| 21               | 塞内加尔    | 16.7    | 16.7    |
| 22               | 吉尔吉斯斯坦  | 22.8    | 22.8    |
| 23               | 阿尔及利亚   | 6.7     | n.a     |
| 24               | 菲律宾     | 7.4     | n.a     |
| 25               | 哥斯达黎加   | 12.7    | n.a     |
| 26               | 多米尼加共和国 | 13.2    | n.a     |
| 27               | 博茨瓦纳    | 16.4    | n.a     |
| 28               | 巴拿马     | 29.9    | n.a     |
| 29               | 危地马拉    | 30.0    | n.a     |

| 中上收入国家 |        |      |      |
|--------|--------|------|------|
| 1      | 白俄罗斯   | 3.0  | 3.0  |
| 2      | 匈牙利    | 5.2  | 3.9  |
| 3      | 斯洛文尼亚  | 4.0  | 4.0  |
| 4      | 土库曼斯坦  | 6.4  | 6.4  |
| 5      | 爱沙尼亚   | 7.0  | 7.0  |
| 6      | 委内瑞拉   | 10.3 | 16.2 |
| 7      | 智 利    | 17.4 | 17.4 |
| 8      | 南 非    | 19.2 | 19.2 |
| 9      | 大韩民国   | 5.7  | n.a  |
| 10     | 南斯拉夫   | 5.9  | n.a  |
| 11     | 马来西亚   | 11.7 | n.a  |
| 12     | 墨西哥    | 13.6 | n.a  |
| 13     | 巴 西    | 32.1 | n.a  |
| 高收入国家  |        |      |      |
| 1      | 西班牙    | 5.8  | 4.4  |
| 2      | 荷 兰    | 4.5  | 4.5  |
| 3      | 比利时    | 4.5  | n.a  |
| 4      | 瑞 典    | 4.6  | n.a  |
| 5      | 德 国    | 5.8  | n.a  |
| 6      | 芬 兰    | 6.0  | n.a  |
| 7      | 意大利    | 6.0  | n.a  |
| 8      | 挪 威    | 6.4  | n.a  |
| 9      | 加拿大    | 7.1  | n.a  |
| 10     | 丹 麦    | 7.1  | n.a  |
| 11     | 法 国    | 7.5  | n.a  |
| 12     | 瑞 士    | 8.6  | n.a  |
| 13     | 香 港    | 8.7  | n.a  |
| 14     | 新西兰    | 8.8  | n.a  |
| 15     | 美利坚合众国 | 8.9  | n.a  |
| 16     | 新加坡    | 9.6  | n.a  |
| 17     | 澳大利亚   | 9.6  | n.a  |
| 18     | 联合王国   | 9.6  | n.a  |

| 五种成份中最多和最低的收入比率 |           |         |         |
|-----------------|-----------|---------|---------|
|                 |           | 1985-90 | 1991-95 |
|                 |           | Q5: Q1  | Q5: Q1  |
| 1               | 斯洛伐克      | 2.6     | 2.6     |
| 2               | 白俄罗斯      | 3.0     | 3.0     |
| 3               | 捷克共和国     | 3.6     | 3.6     |
| 4               | 乌克兰       | 3.7     | 3.7     |
| 5               | 罗马尼亚      | 3.8     | 3.8     |
| 6               | 匈牙利       | 5.2     | 3.9     |
| 7               | 斯洛文尼亚     | 4.0     | 4.0     |
| 8               | 孟加拉国      | 4.1     | 4.0     |
| 9               |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 4.2     | 4.2     |
| 10              | 西班牙       | 5.8     | 4.4     |
| 11              | 斯里兰卡      | 4.4     | 4.4     |
| 12              | 荷 兰       | 4.5     | 4.5     |
| 13              | 印度尼西亚     | 4.7     | 4.7     |
| 14              | 保加利亚      | 4.7     | 4.7     |
| 15              | 埃 及       | 4.7     | 4.7     |
| 16              | 巴基斯坦      | 4.7     | 4.7     |
| 17              | 印 度       | 5.0     | 5.0     |
| 18              | 立陶宛       | 5.2     | 5.2     |
| 19              | 加 纳       | 6.3     | 5.3     |
| 20              | 哈萨克斯坦     | 5.4     | 5.4     |
| 21              | 越 南       | 5.6     | 5.6     |
| 22              | 波 兰       | 3.9     | 5.7     |
| 23              | 尼日尔       | 5.9     | 5.9     |
| 24              | 尼泊尔       | 4.3     | 5.9     |
| 25              | 摩尔多瓦共和国   | 6.0     | 6.0     |
| 26              | 土库曼斯坦     | 6.4     | 6.4     |
| 27              | 坦桑尼亚      | 6.6     | 6.6     |
| 28              | 摩洛哥       | 7.0     | 7.0     |
| 29              | 爱沙尼亚      | 7.0     | 7.0     |
| 30              | 乌干达       | 7.1     | 7.1     |

| 五种成份中最多和最低的收入比率 |        |         |         |
|-----------------|--------|---------|---------|
|                 |        | 1985-90 | 1991-95 |
|                 |        | Q5: Q1  | Q5: Q1  |
| 31              | 突尼斯    | 7.8     | 7.8     |
| 32              | 牙买加    | 7.3     | 8.2     |
| 33              | 约旦     | 7.3     | 8.5     |
| 34              | 玻利维亚   | 8.6     | 8.6     |
| 35              | 马达加斯加  | 8.6     | 8.6     |
| 36              | 中国     | 8.6     | 8.6     |
| 37              | 泰国     | 8.3     | 9.4     |
| 38              | 厄瓜多尔   | 9.7     | 9.7     |
| 39              | 秘鲁     | 10.5    | 10.3    |
| 40              | 尼日利亚   | 12.3    | 12.3    |
| 41              | 赞比亚    | 12.9    | 12.9    |
| 42              | 尼加拉瓜   | 13.2    | 13.2    |
| 43              | 俄罗斯联邦  | 14.5    | 14.5    |
| 44              | 洪都拉斯   | 23.5    | 15.1    |
| 45              | 哥伦比亚   | 15.5    | 15.5    |
| 46              | 津巴布韦   | 15.6    | 15.6    |
| 47              | 委内瑞拉   | 10.3    | 16.2    |
| 48              | 几内亚    | 16.7    | 16.7    |
| 49              | 塞内加尔   | 16.7    | 16.7    |
| 50              | 智利     | 17.4    | 17.4    |
| 51              | 肯尼亚    | 18.2    | 18.2    |
| 52              | 南非     | 19.2    | 19.2    |
| 53              | 吉尔吉斯斯坦 | 22.8    | 22.8    |
| 54              | 赤道几内亚  | 28.0    | 28.0    |

来源：智利圣地亚哥 SUR 研究中心。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货币基金、开发计划署、拉美经委会和政府直接提供给特别报告员的资料。

|    |         | 1985-90 | 1991-95 |
|----|---------|---------|---------|
|    |         | Q5: Q1  | Q5: Q1  |
| 55 | 卢旺达     | 4.0     | n.a     |
| 56 | 比利时     | 4.5     | n.a     |
| 57 | 瑞典      | 4.6     | n.a     |
| 58 | 埃塞俄比亚   | 4.8     | n.a     |
| 59 | 大韩民国    | 5.7     | n.a     |
| 60 | 德国      | 5.8     | n.a     |
| 61 | 南斯拉夫    | 5.9     | n.a     |
| 62 | 芬兰      | 6.0     | n.a     |
| 63 | 意大利     | 6.0     | n.a     |
| 64 | 挪威      | 6.4     | n.a     |
| 65 | 科特迪瓦    | 6.5     | n.a     |
| 66 | 阿尔及利亚   | 6.7     | n.a     |
| 67 | 加拿大     | 7.1     | n.a     |
| 68 | 丹麦      | 7.1     | n.a     |
| 69 | 菲律宾     | 7.4     | n.a     |
| 70 | 法国      | 7.5     | n.a     |
| 71 | 瑞士      | 8.6     | n.a     |
| 72 | 中国香港    | 8.7     | n.a     |
| 73 | 新西兰     | 8.8     | n.a     |
| 74 | 美国      | 8.9     | n.a     |
| 75 | 新加坡     | 9.6     | n.a     |
| 76 | 澳大利亚    | 9.6     | n.a     |
| 77 | 联合王国    | 9.6     | n.a     |
| 78 | 马来西亚    | 11.7    | n.a     |
| 79 | 哥斯达黎加   | 12.7    | n.a     |
| 80 | 毛里求斯    | 13.2    | n.a     |
| 81 | 多米尼加共和国 | 13.2    | n.a     |
| 82 | 墨西哥     | 13.6    | n.a     |
| 83 | 博茨瓦纳    | 16.4    | n.a     |
| 84 | 莱索托     | 20.7    | n.a     |
| 85 | 巴拿马     | 29.9    | n.a     |
| 86 | 危地马拉    | 30.0    | n.a     |
| 87 | 巴西      | 32.1    | n.a     |

## 注

<sup>1</sup> 小组委员会在第 1996/26 号决议第 7 段中，请求秘书长邀请各国政府、联合国各机构、各专门机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与编写报告有关的资料，秘书长根据这项请求于 1997 年 3 月 3 日发出了一份普通照会和一份信件。下列国家政府答复了普通照会：塞浦路斯；牙买加；菲律宾；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下列联合国机构答复了秘书长的信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行政协调委员会；裁军事务中心；发展资助和管理事务部；经济及社会资料和政策分析部；人道主义事务部；新闻部；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大学。下列专门机构答复了秘书长的信件：国际海事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世界银行；世界气象组织。下列政府间组织答复了秘书长的信件：英联邦秘书处；欧洲人权委员会。下列非政府组织答复了秘书长的信件：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粮食第一信息和行动网；大同协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就此问题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材料。特别报告员在工作期间，获得了许多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和合作。尤其是，世界大学服务社、设在日内瓦的欧洲与第三世界中心、美洲法学家协会、国际民主律师协会以及智利圣地亚哥南部社会研究中心协助编写了统计资料，并腾出时间协助编写了这些研究报告。特别报告员还获得了人权事务中心秘书处 Luca Lupoli 先生以及研究和发权利科科长 John Pace 先生的协助。特别报告员在编写最后报告期间，位于布卢明顿市的印第安纳大学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研究中心给予了足够的研究时间和图书馆服务，富布赖特委员会也给予了支持。

<sup>2</sup> “裁减”指企业缩小规模、附属生产程序和服务外包以及内部机构调整。

<sup>3</sup> “几年以前，不少人主张实行极端的自由主义，以摆脱国家的一切管制，或实行不加节制的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大刀阔斧地反复裁减来重整企业。当时，这些主张甚嚣尘上，成为时髦的意识形态，好象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现代化。而现在的情况已不再是这样……专家们出于同道德、同情或意识形态完全无关的纯粹实用的原因，在计算经济或金融改革的社会代价时，感到十分震惊。今天时行的现代化做法是，减缓调整改革带来的社会代价，防止爆发罢工和骚乱，防止社会结构恶化，缩小同一国家中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1997 年 5 月 30 日《国家报》转载的《新观察家周刊》主编 Jean Daniel 文章的译文）。

<sup>4</sup> 由于这一原因，我们这里使用的国家核算系统通常所用的货币收入分配指数，对这些类别的社会并不适用。前资本主义制度依赖的是广泛的“个人服务”，如以工代酬，以物代酬，以及私下包工制等。无法用这些指数衡量这类情况。

<sup>5</sup> 在一些国家中，“税前”收入分配与“税后”收入分配有着很大的区别。但只有在长期征收直接税过程中已建立严明制度的国家中，才有这样的区别。我们都知道，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中，税收制度很不严明，逃税情况十分严重。关于收入分配的理论和方法，见总结目前对这些问题讨论情况的两份最近出版的汇编：Vania Boroah, Growth, Unemployment, Distribution and Government: Essays on Current Economic Issues. New York, Saint Martin Press, 1996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Welfare in the 1980s. Peter Gottschalk, Bjorn A Gustaffson and Edward Palmer (eds.), Cambridge (England)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关于这一专题的经济理论概述见：Gordon Tullock, Economic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Boston, Kluwer Academic, 1997。近些年，关于美利坚合众国收入分配情况的参考资料和研究报告越来越多，这表明人们重视这一专题。在此方面见：Herman P. Miller,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此书于 1966 年出版，在华盛顿社会学研究委员会、商务部、和普查局的合作下并为了这些机构而编写。虽然该书同样以家庭为计算单位，但其中数字所涉的方面远更为复杂，而本份笼统报告是无法触及这些方面的。关键的研究成果见：Sheldon Danziger and Peter Gottschalk, America Unequal,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和 Joel Nelson, Post-industrial Capitalism: Exploring Economic Inequality in America,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1995; Poverty, Inequality, and the Future of Social Policy: Western States in the New World Order, Katherien McFate, Roger Lawson and William Julius Wilson (ed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5。收入分配专题是与贫困和社会政策的变动紧密相连的，见 1992 年 9 月 10 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国会第 102 届会议第二期会议期间，在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人力资源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最近贫困率和收入分配的变化”专题讨论情况。

<sup>6</sup> 经济学用的是远比 20: 20 更为精确的“基尼系数”这一数学指数，但非专业的普通公众较难理解这一概念。见世界银行的报告：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1997, p.54 et seq.

<sup>7</sup> Johan Galtung 教授描绘了“二十世纪末人类令人愤怒的悲惨景象”。他认为，许多社会处于解构和文化失落状态，他将此称之为“解体”和“失常”现象。他为协助人们理解经济的重新调整和不当调整造成的分裂和解体过程，提出了一套理论。见：Johan Galtung, “On the social costs of modernization, social disintegration, atomie/anomi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27, pp.379-413. Oxford,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

<sup>8</sup> 见艾德先生的报告 E/CN.4/Sub.2/1994/21 第 21 段。

<sup>9</sup> 有人往往利用这一错误论点来论证收入分配与贫困并无直接联系。原始社会很穷，但却很平等，这显得近乎荒唐，但却有一定的道理。任何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收入不均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造成的。本文对平等和不均的描述既不“浪漫”，也不天真。我们同意 Galbraith 的观点。Galbraith 认为，在谈论平等和不均问题之前，首先需搞清楚的是，绝对的经济平等实际上并不存在，也不值得追求。从所谓“完全平等”的浪漫角度评判不均与贫困甚至都不符合人类学的基本原理。见：John K. Galbraith, The Good Society: The Humane Agenda.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Boston, 1996, p.60.

<sup>10</sup> 关于对欧洲的详细分析，见：“Europe united or divided? ”, in: York Bradshaw and Michael Wallace, Global Inequalities, Indiana University, Pine Forge Press, 1996, p.121 et seq.

<sup>11</sup> Anthony Guiddens, The Hague, “Affluence, poverty and the idea of a post scarcity society” in: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27, No. 2, April 1996, pp. 365-378.

<sup>12</sup> 我们既指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它们在世界上的存在日益广泛，需求也增多；还指也在增加的区域政府力量的存在，特别是指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如儿童基金会、难民署、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世界医生组织、无国界医生组织以及某一时期在国家领土内充当某种新的政府间和非政府性质国际特别行动队的其他许多组织，在具体局势和某些国家的介入。这无疑是全球化的结果。

<sup>13</sup> Lester C. Thurow,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How Today's Economic Forces Shape Tomorrow's World,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New York, 1996, p. 42.

<sup>14</sup> Galbraith, op. cit., p. 60.

<sup>15</sup> A. B. Atkinson, “Bringing income distribution in from the cold”, The Economic Journal, March 1997, p. 301。作者分析了经合组织的所有国家，表明这一趋势是普遍的，只有少数例外，特别是斯堪德纳维亚和地中海国家（特别是西班牙和意大利）。这个问题方面的整个文献卷帙浩瀚，因篇幅有限，我们不能对此一一评论。马斯特里特的欧洲就业和社会中心以及欧洲教育和社会政策研究所（巴黎）作了研究，体现在对英国、瑞典、匈牙利、荷兰和法国的情况的各种研究报告中。见：The Crisis of Distribution in European Welfare States, Jean-Pierre Jallade

(ed), Stoke-onTrent(UK), Trentham Books, 1988。报告所作的许多断言是出于这些文献和下面将引用的其他文献。

<sup>16</sup> Jeremy Brecher and Tim Costello, Global Village or Global Pillag: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from the Bottom Up.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94, p. 3。

<sup>17</sup> 见1997年2月27日《Herald Times》汤姆逊关厂特刊。Thurow说,亚洲人在文章中写到欧洲工人的福利时,他们不能相信:5个星期的休假、一个月的圣诞节额外假期,等等……。无疑,欧洲工会在二十世纪的成就是非常高的工资水平,首先是工作 and 安全条件,这也许是世界上最高的。这些工人的总费用确实非常高。See Thurow, op. cit., pp. 167 and 168。

<sup>18</sup> 关于菲律宾和雨林的情况,见Brecher and Costello, 前引书,第25页,以及该书反对在亚马逊砍伐森林的运动和国际民间社会保护当地树林的其他措施,第91页以下。

<sup>19</sup> 在经合组织委托的一项有趣的研究中,Jeffrey Williamson 对上世纪末和本世纪末增长和全球化的时期及其对欧洲的影响作了比较。在他所谓的19世纪末第一期全球化与20世纪末第二期全球化之间,他指出了许多巧合之处。在第一期,欧洲受污染严重的农业国,主要是意大利和地中海国家的贫困状况日益加剧,在农业方面有潜力的周边国家,如阿根廷、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以及美国本身都变得富裕起来。上世纪末,由于公共交通、铁路、蒸汽机、电缆和电报,全球化幅度巨大。特别是在商品方面,贸易越来越一体化。来自“新世界”的谷类,特别是小麦对欧洲农业破产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这位作者说,第二期全球化时也可能发生类似情况,充分挤进去的周边国家将改善它们的生活条件和内部平等。“19世纪末和20世纪末除了全球化和趋同外还有更多的共同点。全球化似乎还对收入分配造成了如同上世纪末一样的影响。富国的不平等将加剧,穷国的不平等将减少或下降”。Woods说,20世纪末将发生同样的情况。这位作者回顾道,全球化的高潮是在1914-1918年战争其间,此后是两次大战之间以及50年代的退缩。作者分析了当时全球化与移民之间的关系,认为虽然今天存在着这种关系(有关段落将予以论述),但这种关系是完全不同的关系,可能改变全球化的意义。不管怎么样,这是一种有趣的历史分析,对周边国家有利地挤进全球化的可能性提出了引人思索的假设。见:Jeffrey G. Williamson, Globalization and Inequality Then and Now: the Late 19th and Late 20th Centuries Compared, 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s Series, 1996。

<sup>20</sup> 爱尔兰共和国近十年来可靠的经济增长是一个重要的例子,它是欧洲周边国家之一。显然,这一个案不能推广到第三世界国家。然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有些国家正在争取重新有利地挤入全球化经济。《经济学家》的语气也许过于自信,它得出结论说:

“爱尔兰毫无疑问表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在富裕的贸易地区边缘的小国可以繁荣昌盛。边缘的祸害是一种没有根据的看法。第二，“全球化”，如果大规模发生，是致富的最快途径。” “Ireland shines”, The Economist, 17 May 1997, p. 15.

<sup>21</sup> 关于“不公正的全球化”，我们指的是以在周边国家过度剥削劳力、掠夺自然资源和破坏环境为基础的全球化，这些国家因缺乏保护而正在融入。见下文脚注 23。

<sup>22</sup> 国际官僚体系在确定工资和收入集中以及在决定生产地点方面的作用是决定性因素。这一点有 John K. Galbraith 在他的《The Culture of Contentment》，(波士顿, 1992) 一书中有所分析。法译本: *La République des satisfaits: la culture du contentement aux Etats-Unis*, Ed. du Seuil, Paris, 1993.

<sup>23</sup> 特别报告员在第三世界国家的这种具体案件方面收到了许多来文，一个主要的议题是“maquila”，即服装厂。德国海德堡的 FIAN 提交了关于萨尔瓦多“Mandarin International”的详尽报告：“Mandarin”是一家大型服装厂，按分包商的合同订货生产服装，分包商然后向世界上主要零售商供货。‘maquila’一词来自西班牙语动词‘Maquilar’，意思是‘装配’。“(FIAN report, p.4)。其他非政府组织也向我们提供了关于“Maquila ships”，即境外工厂的情况，工人们生活在那里，工作在那里，白天长时间工作，不得休息。无疑，这种活动几近“新的奴隶制形式”，公然侵犯工人权利和个人人权。这些情况以及许多其他情况使我们在本文中所谓“不公正全球化”的例子。

<sup>24</sup> 当印第安那的大学教授看到全球化是如何造成分裂，特别是使非洲大陆分裂的时候，他们感到非常震惊。见: Bradshaw and Wallace, *op.cit.* 这本书探讨的其中一个问题是经济中心在不受保护的经济体系中向生产劳力较便宜的地区转移的必要性。这种降低劳动价格的趋势在第三世界造成了“不公正全球化”，在增加受雇劳动力的同时也提高了劳动力受剥削和贫困的条件。十九世纪资本主义扩张期间发生的剥削情形将以“全球化”的方式重演，所不同的是今天的剥削是在别的地方进行的。

<sup>25</sup> 见秘书长关于跨国公司的活动和工作方法对充分享受所有人权，特别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以及发展权的影响，同时牢记与这一主题有关的现行准则、规则和标准的报告 (E/CN.4/Sub.2/1996/12)。

<sup>26</sup> 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农村的“城市化”在于在农业出口地区的十字路口出现了定居点或贫民窟。这些定居点不牢固，工作不稳定，劳动强度可能很大，贫困集中，这是新型奴隶制的一些特点，见 Sara Lara Flores, “Flexibility in the rural labour market” in: Revista Mexicana de Sociología, Year LIV, No.1, January-March 1992, pp. 29-49. 在同一期见: H. Carton de Graumont, “Reflections on the labour market in rural Latin America”. See Jimena Valdés S., Mujer..trabajo y medio ambiente. Los nudos de la modernización agraria [Women, Work and Environment. The Hubs of

Agrarian Modernization], Editorial Centro de Estudios y Desarrollo de la Mujer, Santiago, 1992. See also the ILO report on "Conditions of employment and work on plantations, including the provision of basic need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easonal workers, women and young workers",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1989.

<sup>27</sup>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第 11 条。特别报告员的第一份报告 (E/CN.4/Sub.2/1995/14) 处理了这一问题。

<sup>28</sup> Guiddens, op. cit., p. 367.

<sup>29</sup>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三序言段。

<sup>30</sup> 在这方面，在语言、族裔或民族上属于少数的人的权利以及土著人民的权利是十分重要的。在我们这里所分析的全球化时期，这些权利成为最令人瞩目的权利，并不偶然。见 Gudmundur Alfredsson 和 Goran Melander, A Selection of Texts from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Human Rights Instruments and Other Documents. Lund, Raoul Wallenberg Institute, 1997。也见国际法学家委员会 1996 年在玻利维亚举行的关于土著人民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讨论会的报告，日内瓦，1996 年。

<sup>31</sup> Formulation by Xavier Gorostiaga, Rector of the Universidad Centro Americana (UCA) in Nicaragua, at the International Meeting on the New Economic Order and Development: an Ethical Challenge for the XXI Century, organized by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Ethics Association and the Centre for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Reality of the University of Christian Humanism, Santiago, 25-30 October 1995.

<sup>32</sup> 对于“美好生活的概念，见 David Crocker, "Global civil ethics and a global society?" Report to the International Meeting on the New Economic Order and Development: an Ethical Challenge for the XXI Century, For the concept of the "new human agenda" see, inter alia, the recent book by 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Good Society: The Humane Agenda, cited earlier, For the concept of human development, reference may be made to the annual reports of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and from a theoretical angle, to Manfred Max Neef, Development on a Human Scale, Santiago, 1987, and Denis Goulet, "Human Development. True Wealth and Real Economic Efficiency", in: Cristianismo y Sociedad, Quito, Year XXXIII, Nos. 125 and 126, 1995, pp. 37-53.

<sup>33</sup> 见初步报告 (E/CN.4/Sub.2/1995/14)，在那里我们详细讨论了这一问题。

<sup>34</sup>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所提供的资料不都是最新的。关于收入分配的资料大部分是 1993 年和 1994 年的资料。尤其是关于经合发组织国家的资料，世界银行 1996 年的报告里并不是最新的。

<sup>35</sup> 世界银行 1996 年发表的报告与 1995 年的报告相似，所给的数字通常是 1994 年的，所以没有变化。在这些较粗略的数字中，需要按一年以上的时间考虑。

<sup>36</sup> Bradshaw 和 Wallace，同上，第 141 页。下表摘自该书中的一个图示：

按国民生产总值百分比计算的对外援助，1993 年

|      |      |
|------|------|
| 丹麦   | 0.97 |
| 挪威   | 0.89 |
| 瑞典   | 0.82 |
| 荷兰   | 0.80 |
| 法国   | 0.61 |
| 加拿大  | 0.41 |
| 比利时  | 0.38 |
| 德国   | 0.37 |
| 芬兰   | 0.37 |
| 卢森堡  | 0.35 |
| 葡萄牙  | 0.32 |
| 瑞士   | 0.31 |
| 澳大利亚 | 0.31 |
| 奥地利  | 0.30 |
| 日本   | 0.29 |
| 联合王国 | 0.28 |
| 意大利  | 0.27 |
| 西班牙  | 0.23 |
| 新西兰  | 0.22 |
| 爱尔兰  | 0.18 |
| 美国   | 0.15 |

<sup>37</sup> 见 Social Watch Group, Follow-up report on the Social Summit, Third World Institute, Montevideo, March 1997。也见 “Distribution of net aid by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countries,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orld Bank, 1997, pp.310 et seq.”

<sup>38</sup> 见《1996 年人的发展报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 年。一个能够说明的例子是自冷战结束以来，美洲基金会的活动和预算被削减，该基金会

是受美国国会支配的。说明这种趋势的另一个例子是，国际志愿机构协会，其总部在日内瓦，有 100 多个富有经验的组织会员，由于缺乏维持其活动的资源，决定关闭在日内瓦的办公室。

<sup>39</sup> Mariano Valderrama.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ince the cold war”. Study commissioned by the Latin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s (ALOP), Lima, 1996.

<sup>40</sup> 追求“可见的”成果是目前困扰着国际合作的一个幻觉，国际合作因被某些经济和政治人物指责为“效率不高”而受到损害。面对着历史性的和长期的贫困和欠发展问题，“可见的”和短期的结果往往与如下认识相矛盾并且损害着如下认识，即发展是自我维持的过程，只能是长期的过程。

<sup>41</sup> 海地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近几年来它开始被人们关注，并且自建立民主以来，得到了一些合作。美国总统在会见加勒比国家各国总统时，曾向海地总统答应提供 1,000 万美元的援助。与海地总理 Rodney Smart 的会晤，见 La Epoca 日报，圣地亚哥，1997 年 5 月 12 日。

<sup>42</sup> 特别报告员收到好几份来文，都是对在第二份报告里已经讨论过的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看来这一问题引起了深深的关注。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部向我们发来意见，指出人道主义事务部所遵循的指导原则与本报告中的意见一致：“从减少自然灾害的角度看，人道主义援助不应该仅仅限于短期的和短暂的行动，这使得受害者长期依赖外界，尽管救援活动对帮助有关社区摆脱危机并重新生活必不可少”。人道主义事务部接着强调了预防性行动的重要性，并指出易受伤害的条件与尊重人权两者之间的关系，认为这是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人道主义事务部日内瓦办事处主任 Martin Griffiths 先生的来信，1997 年 4 月 23 日。

<sup>43</sup> 往往从外部强加一种普遍的“贸易自由”条件，这对大公司有利，对小国没有好处。对来自加勒比地区英语和法语国家的香蕉问题的讨论便是个例子。这些国家在欧洲经济共同体所得到的市场配额（对于共同体来说，这些配额不是很高的消费比例）使这些国家能够维持以香蕉种植小业主为基础的经济。为取消这些配额而施加的压力将导致大公司例如多尔公司和标准水果公司操纵市场，从而把加勒比的小生产者排挤掉。负责与贩毒作斗争的一位美国将军指出这样一种即将到来的危险，即这些香蕉种植业者看到香蕉市场丢失很可能“被引诱”生产毒品，因为他们的土地很适合种植毒品。他说得很形象：“他们正把难题转嫁给我”。《纽约时报》，1997 年 5 月 5 日、6 日和 7 日。

<sup>44</sup> 在小组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讨论议程项目 8 的时候，小组委员会委员埃及专家 Kalifa 先生就报告发表了好几点十分有意思的意见，他指出最新的资料很可能表明全球化的影响正在国家一级造成更大的不平等，他建议我们在最后报告里采用尽可能最新的资料。遗憾的是，世界银行 1996 年发表的资料只是 1993 年或更早的资料。

<sup>45</sup> 联合国大学进行了一项研究，题目是“过渡时期贫困、收入分配和幸福水平研究项目”。教务长 Haitor de Souza 1997 年 4 月 24 日的来函。

<sup>46</sup> 世界银行编写的《1996 年世界发展报告》，第 64 页。匈牙利是收入分配模式上变化最小的国家（在 1987-88 年至 1993 年期间，基尼系数只上升了 2 点），其次是斯洛文尼亚（上升 4 点）、波兰（上升 5 点）、捷克共和国（8 点）、保加利亚（11 点）、爱沙尼亚（16 点）以及俄罗斯（在 14 点和 24 点之间，有各种不同的估计）。1996 年世界银行报告所给的 1993 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要比前边提到的所有国家高 38 点（爱沙尼亚和俄罗斯除外）。越南据报告在 1993 年是 34 点。对于这最后两个国家没有进行比较的数字。同上，表 4.1：某些转型期经济国家的不平等和贫困。图 4.18：转型期经济的基尼系数。

<sup>47</sup> 见拉加经委会 1996 年编写的《拉丁美洲社会概况》。该书围框中的文字说：“收入分配上的高度不平等和僵硬不变是该地区在 90 年代里一直持续存在的特征”。该报告是 1997 年 2 月发表的，用很大篇幅讨论了拉丁美洲的收入分配和贫困问题。该报告载有关于拉丁美洲国家这方面情况的十分详细的表格，为此我们在这里不再复制。

<sup>48</sup> 1996 年在智利的比尼亚德尔马举行了拉丁美洲国家总统高级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是新兴民主国家的“政治管理的困难”。在许多发言里，贫困和较差的收入分配被视为具有很大破坏稳定作用的潜在因素。遗憾的是这次首脑会议并没有就各国国内经济问题达成任何一致意见。

<sup>49</sup> 在穷国，20.63%的男孩和 17.39%的女孩正在接受中等学校教育。在中等收入的国家这些数字是 37.48%和 30.64%。在富国，相应的数字是 89.55%和 95.86%。在这些国家，接近 100%的儿童正在接受基础或小学以及中学教育，都普遍相当于 10 年或 12 年教育。克林顿当局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使 100%的青年人接受大学教育，即接受 4 年基本的大学教育。资料摘自《全球不平等》，以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基础，同上，第 22 和 23 页。

<sup>50</sup> 正如第二份报告所说明的，在软穷的国家，在军事预算增加的同时，教育预算往往下降。对文化权利的侵犯，特别是对儿童文化权利的侵犯，武器销售国（往往以信贷方式销售）和武器购买国都负有责任。

<sup>51</sup> Martine Xiberras, Les théories de l'exclusion. Pour une construction de l'imaginaire de la déviance, Julien Freund 作序, Paris, Méridiens Klincksieck, 1993.

<sup>52</sup> 见 Voices of the Earth, Victor Kaisepo (ed.), 阿姆斯特丹, 1996 年。书中明确指出世界很多土著人日益被排斥的情况。被排斥问题常常引起自主概念的讨论。见 Indigenous peoples: experiences with self-government. 1994 年 2 月 10 至 11 日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国家范围内土著人民自决权安排问题讨论会议事录”。

阿姆斯特丹大学法律系 W.J.Assies 和 A. J. Hoekema(eds.)，国家间土著事务工作组文件 76 号。IWGIA 和阿姆斯特丹大学 1994 年出版，哥本哈根。

<sup>53</sup> Xiberras，前引书序言第 12 页。Martine Xiberras 在分析团结的纽带问题时，特别提出了以下原则：“社会关系的性质是建立在合作和服务基础上的，而不是拒绝和不信任的态度。团结的建立和表述根据以下标准的存在与否：个人准备作出牺牲，并希望得到同样的感情回报。忠诚，在群体的成员中产生互相信任的感觉……以及对神圣的相同定义，使群体的所有成员都承认相同的“神圣”。第 136 页)。(翻译 J.B.)我们在第一份报告中曾引用德国哲学家 Jurgen Habermas 的话说，人权是唯一对全人类都“神圣”的，是国际团结的基础。

<sup>54</sup> John Toye, “Is the Third World still there ?” in: Development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through Selected Readings , Ron Ayres (ed.), Greenwich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35-49. 文章并没有讲是智利，而只是一个趣文，说明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看法。

<sup>55</sup> Thurow，前引书第 92 至 93 页。作者说，如果想一想，一个墨西哥村庄里的农民，加利福尼亚并不遥远，他设法跑到一个人均收入高出 30 倍以上的地方，对他来说不会有任何损失。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就是他可能在边界上被送回来。墨西哥、中美洲、加勒比和美国之间发生的情况，也同样在北非和欧洲之间发生着，亚洲的情况次之。Thurow 告诫，可能会在发达国家内出现形成第三世界“地带”的危险，可能是回避全球化带来的取代和外迁的办法。

<sup>56</sup> Bradshaw 和 Wallace，前引书第 36 页。

<sup>57</sup> 例如，美国大学取消招生制度和种族配额成分的限制，对西班牙语或非裔美国学生的入学产生了不利影响。“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法学院，在 792 人的班级里招收了 14 名黑人，而去年是 75 人。各法学院西班牙语学生减少的情况也类似”。《国际先驱论坛报》1997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二头版：禁止种族照顾减少了少数民族入学。在纠正少数群体受歧视的阶段，实行积极歧视和招生定额，是唯一可以保障平等接受教育和文化的措施。

<sup>58</sup> Galbraith, the Culture of Contentment, 前引书第 138 页及其后。

<sup>59</sup> 见 ECLAC，前引书第五章。该书提供了阿根廷、智利、洪都拉斯、墨西哥、巴拉圭、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的数据资料，对 1990 年和 1994 年进行了比较。例如在墨西哥，有 1,050,600 名儿童生活在只有一名家长的家庭，人人都知道他通常是负责照顾孩子的妇女。1994 年，这个数字已升到 1,132,700，其中 806,000 人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

<sup>60</sup> 见 Sara Lara Flores, Jimena Valdés et al. , Temporeras y jornaleras en América Latina [Women Temporary Workers and Day Labourers in Latin America], Mexico, Nueva Sociedad, 1995.

<sup>61</sup> Galbraith, The Good Society, 前引书第 65 页。

<sup>62</sup> 世界银行：“我们对穷人了解什么？”《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4页。遗憾的是，这份研究报告表明，世界银行对穷人仍知之甚少，也拿不出任何消除贫困的办法。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工上，它极力“挤压”穷国，以致造成的社会甚至政治上的后果现在便可看到。见1997年3月2日的《纽约时报杂志》“Their Africa problem and ours”一文，文章对非洲的情况和发达国家的责任提出了一些一针见血的反思。

<sup>63</sup> 见 Peter Gottschalk, Bjorn Gustafson and Edward Palmer (eds.), The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Welfare in the 1980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sup>64</sup> 人权和极端贫困问题特别报告员莱安德罗·德斯波伊先生1996年8月提交小组委员会的报告肯定地认为，已经确定极端贫困是“全面地剥夺人权”（第205段）。

<sup>65</sup> 我们收到欧洲委员会欧洲人权委员会的信，提请注意欧洲人权法院最近的一些案例，对一些人由于他们的种族或地位，经济权利受到剥夺，提出歧视起诉。这些案件意义重大，因为它们打开了新的司法天地。案例法和研究股负责人 Wolfgang Peukert 先生1997年4月23日的信。

<sup>66</sup> 提出这一建议的理由是从1996年起实际上不再有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问题的任何特别报告员，因为人权与极端贫困特别报告员莱安德罗·德斯波伊先生、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方面不受惩罚问题特别报告员埃尔哈吉·吉塞先生和关于收入分配问题的本报告员任期将结束。舆论认为小组委员会放弃人权的这一基本领域是一个错误。

-- -- -- -- --